

蕉

風

壬辰月明有五日同新在油對李和寫於香馬思發世維

靜思



劉源沂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廿五日出版



# 蕉風

純馬來亞文化藝術半月刊

編輯者：蕉風編輯委員會

P. O. Box 2034

Singapore 9

319C River Valley Road,

信箱：二〇三四號

三一九C

地址：新加坡里峇峇里律

發行所：蕉風出版社

承印者：

文聯印務有限公司

81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友聯書報發行社

26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Singapore 1.

Tel: 23733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零售：每册叻幣二角  
訂閱：半年叻幣二元一角  
全年叻幣四元

歡迎訂閱

歡迎批評

## 目錄

靜思 (封面).....	劉源沂
理論 創作的動機與目的.....	洛萍 (3)
劇作者·演員·導演.....	司馬萍 (5)
新詩 秋聲.....	力匡 (7)
鐘.....	藍朋 (7)
小說 帶來死亡的人 (翻譯).....	端木羚 (8)
陋室.....	百木 (13)
勇敢的孩子 (童話).....	方天 (10)
隨筆 鷄的幻想曲.....	馬摩西 (14)
星洲的舊名·舊詩·舊事.....	洛楓 (17)
我的博士論文.....	金然 (21)
守信約的人 (獨幕劇).....	金槐 (18)
開建 (封底).....	鄭應強

# 創作的動機與目的

洛萍

創作動機如果是為了追求真理，目的在發揚真理，作品才有永恆的價值，作者自己  
也才會覺得活得有意義。

青年人愛好文學及熱中於寫作，這是非常普遍的好現象。不過愛好是一件事，創作又是另一件事。一個文學的愛好者不見得就能成爲一個作家；愛好與創作之間還有一段漫長的路程，要由愛好文學達到創作成功，還得歷經許多磨煉和考驗。

首先，我覺得愛好與興趣並非是永恆不變的。一方面是因為愛好與興趣本是隨心所欲的，易於更改，另一方面常會隨環境而變遷。在求學期中的同學，愛好與興趣往往是多方面發展，但是由於生活環境的變遷，愛好與興趣往往會違反其原有的意向而發展。就以愛好文學來說，只要是愛讀文學作品甚或喜歡舞文弄墨，都說得上是文學的愛好者。但因生活環境變遷，從事與文學無關的職業，對文學的愛好與興趣往往就會逐漸淡薄甚至於湮然消失。反過來說，假定對文學的愛好與寫作的興趣能使其成爲一種生活習慣，絕不因生活環境的變遷而放棄，則此種愛好才可以永遠保持，甚或可以在文學上有所貢獻。

對文學愛好者，很自然地對寫作也會發生極大的興趣。可是寫作動機如果爲了名利，那可就糟糕透頂。因爲要想做個大作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人曾經爲作家開列了十四個成功條件，諸如：聰明的天資、靈敏的感覺、勤奮的研習、廣泛的閱讀、豐富的經驗、週密的觀察、充分的常識、熱烈的情緒、精密的思想、微妙的想像、優美的文字、純熟的技巧、飽滿的精力和堅定的信仰等等。這雖然是一大串的教條，但仍不失爲必須具備的成功條件。況且這些條件並非與生俱來，而必須在現實生活中不斷磨煉，才能獲得及增長。有些年青朋友們的寫作動機不純正，只爲了露頭角，出風頭，可是寫不出好東西，「情急智生」，東抄西襲，結果只成爲一個讓人家笑罵的「文抄公」。

也有些年青朋友的寫作動機是激於一時情感衝動：清風明月之夜，詩興油然而生，靈感一來，動筆就寫；或是偶然看到警察抓小販，激於義憤，便信筆直書；或因偶見窮苦人家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發乎可憐與同情，而不能不照實寫下來；他如聽到一段緊張的故事，看了一場哀婉動人的戀愛悲劇，也就觸發無可壓抑的寫作動機。可是這都是對客觀事物的直接

感應，並沒有經過考察、體驗、研究與理解；縱然寫成了洋洋洒洒的一篇文章，也不過是情感底發洩而已。

最普遍而最謙虛的說法是爲了學習與求進步。所謂學習與求進步，大都是指寫作技巧而言。以嚴肅的態度從事寫作，於是對一篇文章的每一段每一句甚或每一個字都會細心去推敲，絕不放鬆地一思索再思索，絕不厭煩地一修改再修改，直至自己認爲滿意的程度才肯告一段落。這種不放鬆自己，不寬恕自己，不斷求知，不斷改進的寫作態度誠然是值得嘉許；然亦僅能在寫作技巧上獲得若干進步而已。

最主要的是對文學要有深刻的認識。這樣，可以使你對愛好文學成爲一種生活習慣，不論從事何種職業抑或日常工作多麼忙碌，對文學作品的閱讀絕不間斷，對習作——姑不論是從事創作，或記日記及筆記等等，也從不中輟。這是作爲一個文藝工作者最起碼的主觀條件。

究竟甚麼是文學呢？有人以爲作者的思想及情感通過文字工具所表現的，謂之文學。這麼說來，文學只是作者表現其思想與情感的一種形式而已，這種詮釋未免太偏狹。文學誠然是以表現作者的思想與情感，但必有其時代價值與社會意義，斷非單純是表達作者的思想情感底工具。

也有人以爲文學是現實生活的反映；這一說也不盡然。文學作品——尤其是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誠然是以表現現實生活爲主旨，然而文學並非鏡子，僅把現實生活一成不變地反映出來，若只能盡其反映現實的任務，那就說不上是具有永恆價值的文學作品。更有人以爲作家寫作的目的只在發洩情感，現實生活只不過是用以表達情感的一些資料而已，作者必須根據其需要加以增刪取舍；浪漫主義文學即是發自此種觀念。但這也不切實際，因爲作者個人情感的發洩，在文學價值中，畢竟是微不足道的。

李辰冬先生在其新著「文學新論」中，對文學的本質曾作比較確切而深入的分析。他以爲作者的意識用意象來表現，而表現時以文字爲工具的，謂之文學。並指出意識，意象與文字爲文學的三要素。「意識是作者的理想透過實踐後所激出的情感」。根據這一觀點，正如作者所說的意識「是文學的靈魂，沒有它就沒有文學」。然而意識的產生却是基於有血有肉

的現實生活。作為一個文藝作家如果沒有豐富的生活意識，那麼他的作品如果不是僅能作為某種思想的表達工具，只憑其主觀觀念作些教條主義的理論，即是個人情感的發洩，極易流於無病呻吟。所以一篇作品是否有價值，往往得看意識是否正確。

意識既然重於一切，而且是「作者的理想透過實踐所激出的情感」，那麼作者最低限度要有崇高的理想，豐富的情感與實踐的決心與能力，才能從有意義的現實生活中獲得豐富的生活意識。也就是屠川白村所指出的「從生活中獲得生命價值」。反過來說，作者的思想，情感與實踐乃係基於有血有肉活生生的現實生活，沒有生活意識或不懂得生存意義，根本就談不上文學創作。

所謂生活，應該是個人的存在與家庭，社會以及思想教育，宗教信仰等等結合而成的個體。個人生活是整個社會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個人生活固不足以代表社會生活，正如個人的思想不足以代表社會思潮一樣，但却很明顯的是社會環境的必然產物。作者不但應從個人的生活中獲取豐富的寫作資料，同時還得對其所屬的生活環境與社會階層作深入的考察、研究與理解，裨能得到深刻的了解以增加生活經驗及加強作者的想像力，而使其所想像的題材、人物、故事，能够在現實生活中有其存在的基礎，以及從現實生活找到他所需要的生存憑藉與生活資料。是則其所創造的人物才是活生生的現實「人」，其所想像的故事也才不是靈空的杜撰。

因此，我以為對文學的基本認識最主要的是意識與生活。

其次是意象，所謂意象也就是形相、意境與風格。意識的表現必須通過特定的形式。小說家通過人物的形相來表現其所欲表現的思想意識與情感；音樂家通過旋律與音韻；美術家通過其所創造的物體——山水花卉人物等等，表現其所表現的思想意識與情感。這些形相即等於作者思想意識底實踐，而這些形相所表現的又有其特定的意境與風格，藉以激發讀者思想意識與情感底呼應共鳴，因而決定了作品底存在價值。

例如李後主的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在短短五十六個字的這一闕詞裏，「春花」、「秋月」、「小樓」、「東風」、「朱顏」、「一江春水」都是形相。作者藉春花秋月何時了，襯出不堪回首的往事；藉小樓東風，勾出思戀故國的哀愁；以「朱顏」來代表錦繡山河，江山依舊，景物全非；他那無窮無盡的哀愁，只好像一江春水一樣地付諸東流。這是李後主國亡降宋之後，日惟度其以眼淚洗面的生活，思戀故國的作品。「春花秋月」、「小樓東風」，以及「一江春水向東流」所表現的意境，雖然沒有甚麼特殊；但由於作者因春花秋月而想

起往事，因小樓東風而覺得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而使這一闕詞的意境非常哀婉悽惻。作者既有亡國之痛，又不敢公然流露，只能以「朱顏」代表山河；復國既無可能，富貴榮華盡成過去，理想與希望也盡成泡影，千愁萬恨當然都好像一江春水一樣付諸東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可以反映出作者的深沈悲哀與頹喪消極。

再如杜甫的七言律詩，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是因其戰亂中流離他鄉，忽聞故都光復，回憶過去，憧憬將來，不覺狂喜而涕淚沾裳，且急欲還鄉的情緒，全文是：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全篇的意境均因「劍外忽傳收薊北」一句而起，使其喜極而泣，使其看妻子也不再憂愁，使其拋書狂喜，使其放歌縱酒，使其急欲趁早還鄉，使其連還鄉的路線：「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也都計劃好了。全篇一氣呵成，乃純情感的流露文字，毫無雕琢的迹象。「涕淚滿衣裳」、「漫卷詩書」、「放歌縱酒」所表現的意識都是忽聞故鄉光復而急欲還鄉的情緒，這些形相也給予作者在這一首詩裏充分表現情感奔放的意境。倘非「涕淚滿衣裳」、「漫卷詩書」、「放歌縱酒」，實亦不足以表現作者因「劍外忽傳收薊北」的狂喜情緒。

再如悲多汝的月光曲這一首名曲，作者通過音韻與旋律創造出來的意境，在一片銀光的夜色中，顯得多麼清新，幽靜，安祥，和陸！

他如中外小說名著，幾乎都是通過人物的刻劃，情節的發展，故事的安排來表現作者的思想意識與情感，其所以會成爲不朽名著，最主要的是由於意象所表現的意識能够引起讀者的呼應與共鳴所使然。

至於文字方面，只不過是文學工具。章太炎先生以爲「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英國文學批評家亞諾爾德也以爲「文學是一個廣泛之詞，它可以解作用文字書寫或印成一本書的一切。」這都未免把文學工具——文字看得太重要，事實上文學固非依賴文字不足以表現，但文字的優劣並不是文學價值的決定性因素。

基於以上所述，青年朋友們不論是愛好文學及有興趣從事文學創作，最主要的是對文學的本質要有深刻的認識，必須知道意識決定一切。意識產生於現實生活，意識的表現是形相、意境與風格，表現的工具是文字。認識意識也就是追求真理，真理不能從現實社會表面上所表現的現象顯現，而必須從現實社會生活中加以深入體驗、考察、研究與理解才能察覺真理之所在。創作動機如果是爲了追求真理，目的在發揚真理，作品才有永恆的價值，作者自己也會覺得活得有意義。我希望愛好文學的青年朋友們爲追求真理與發揚真理而創作。



# 劇作者

## 演員

## 導演

司馬萍



一部戲成功與否，編、演、導三者必須聯成一體，倘有一者稍稍離心，這戲必然要注定失敗的。這要看，身為一位劇作者，一位演員，或是一位導演，責任之重，不言而喻。不過，劇作者——負責編撰劇本的；演員——負責表演的；導演——負責排練的，各個究竟應抱一種甚麼態度，以及怎樣編、怎樣演、怎樣導，都似乎應該有一種正確的法則，以及深刻的人生觀點作為依據。否則只是憑着個人的愛憎喜惡所生的片面看法，藉一時興之所至，寫寫劇本，演兩齣戲，當當導演，而在理論方面一些基礎也沒有，即使有十次良好的機會，恐怕亦不易有一次感人的收穫。因為戲劇這門子學問究竟還是反映人類生活中較複雜的問題，不是馬虎得的。

戲劇既為綜合藝術，所以身担這方面的工作者，一定要多方面的深刻研究。提煉生活底精華，以求達到高超底水準，然後始可教育社會，推進社會，領導人羣。

如果上面所提供的意見或多或少是合乎邏輯的話，那麼三方面的人員也許值得注意一些必要的修養。

### 一 劇作者的修養

我們應該首先研究的，當然是劇作者。若無

作家編寫劇本，任其什麼著名的演員或偉大的導演，自然也都無能為力了。特別是戲劇藝術，它有一種獨特的構造形式，而它包括了文學的敘事與抒情的綜合形式，用不同幕或不同場來區別時間和空間，它却又僅以人物的對話和人物間的進展發展着故事中變化的事件的焦點。它不同於詩歌、散文、小說。它除了佔有了小說的抒情成份，人物之間的性格自我批判，以及故事的本身發展，去感動吸引「讀者」外，另外還有一個更主要強調的成份，便是得感動並吸引「觀眾」。這就是說：寫劇本應特別注意戲劇獨特的形式，與時間空間的形式限制。由此可見劇作者編寫一部劇本該要傷透多少的腦筋！為此，若不叫劇作者的腦筋虛耗，就得認真弄清楚劇作者的思想問題。因為任何藝術的表現絕不能沒有思想內容的，沒有思想內容的藝術等於缺乏生命的藝術，死的藝術。——尤其是要有嚴肅的、正確的、充實的思想內容。

自然，在各類藝術的領域裏，文學、繪畫、音樂、彫刻、舞蹈等，各個都有它表現情感和思想的方法與形式；譬如：文學是藉文字語言經過形象性與典型性的意境表達思想感情，訴之於人們的感性的認識；繪畫跟彫刻是以具體的形象——面、線、體、色彩等傳達思想感情；音樂以

韻律傳達思想感情；舞蹈是以服裝、表情與有組織的行動的旋律傳達思想感情；而戲劇却就包括了上述的一切，形成一種綜合性的形式。

戲劇和其它藝術主要不同點就在這裏。

因此劇作者的思想必須認清這一切，把握這一切，選擇現實中的特質和特徵，將之統一於典型的形象中，而從每一個不同的階層描繪人生底變化，盡量褒貶盡量暴露，不論喜劇或悲劇，都應緊緊針對現實一針一針底戳下去。但是，努力總應比時代走快一步，以改善勞苦的人生，讓人類步向康莊大道為中心思想。

然而思想絕不是空想，思想必須以理想為根據；理想又必以現實為基礎。現實必定有社會的複雜性與階層性，思想乃屬於客觀的歷史科學的法則；故爾思想便具備了這種的性質。「褒貶」、「暴露」、「改善勞苦人生」、「讓人類步向康莊大道」，這都不是喊喊好聽的口號了的事。事實上，各類作家全是生活在物質重於一切的現社會中，因之無形中便養成了這個物質世界中的生活特性、習慣、嗜好、愛憎暨個人的放縱思想與性格，因此當他創作時每在有意無意之間將這些完全屬於個人的東西大量摻進了作品裏面，當他着手選擇題材，處理主題時，不由不露出本身所屬的階層觀念作為裁斷的主見。

實在，這種創作態度並不見得够正確，真正好的劇作者應該處處牢站在客觀立場，打進各階層深處，細心體味各社會階層的生活滋味，有時簡直要將自己全部溶化在裏面才成。曹禺的「日出」第三幕就是透過這種真實的體驗所寫的。真能如此，那麼作品自然會有血有肉有靈魂了。

### 二 演員的修養

劇作者深入了羣衆，抓住了健康的中心思想與主題，創作好了好的劇本，然後，便需要有的戲劇團體來上演。上演最重要的當然離不掉的演員落力表演。但演員表演絕不是僅僅依靠落力而已，（人生世界上幹什麼事不需要落力呢？）如果

缺乏優良的修養，儘管落力，那怕賣命，仍然不會獲得成功的。

一個要想成功的演員，初步的基礎，乃是應該先求達到相當的文化水準；誰敢相信一個目不識丁的人能夠憑空獲得「成功的演員」的美譽？第二步就該努力深入人生，體驗人生；凡是劇作者應有的修養和認識，身為一位演員同樣得鑽研的。第三步這才能談到表演的技術問題。

要認真使一個演員養成良好的品質，當其在台上表演時要使靈感易於誘發，感情易於操縱，不妨根據過去莫斯科藝術劇場的領導者史丹尼斯拉夫司基的演技體系，取出一部份精華來作為自我修養的借鏡。

第一：肌肉及神經系統的操縱  
肌肉的鬆弛，可為演員一切創造之開始，若想做動作有內在的情緒，先求正確的外形動作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動作的心理基礎更屬重要。想令動作能適當地傳達內心底情緒，那就必須先獲得操縱肌肉與神經系統的能力。

第二：動作與假定  
舞台上的任何大小動作，一舉手，一投足，甚至聳聳鼻子，擠擠眼睛，都必須是內心有根據的，合邏輯的，一貫性的；而「假定」乃是使演員過渡到想像世界的樞樞。

第三：想像與幻想  
想像像是做成「有」的，「可能有」的，我們所知道的事情；而幻想是創造那沒有的，在現實中我們所不知道的事情，以及從來沒有而也許將來才會有的事物。舞台上合理動作的形成，必須靠着想像和創造的幻想的幫助。憑着想像與幻想的力量，人物性格的創造才能真實，才能有說服性。可是幻想却必須有一定的目標，必須是有主導的，有動作性的；這樣才能幫助表演時的動作，使臻於合理化。

第四：信念與現實感  
演員必須信服劇作者所預定的情節，對於舞台上四週一切的虛構，要取得一個嚴肅的態度，

才能够證實自己所担任的角色，和這角色內在生活的現實性。這種舞台態度是演員工作的中心點，而所謂真實感，就是與動作相聯的內在情緒，它是產生正確的外形的生命中心。當演員在表演時候，應該注意避免虛偽和違反自然邏輯及常識的事情，把複雜的人類生活現實，經過淨化作用，使成為藝術底真實；那即是吸收生活動作的主要的要素，排除任何多餘的東西。

第五：單位與目的  
演員在角色的準備上，應該依據劇本的中心，和有機的穿插，把動作分成若干小的單位；而每個動作的單位又都有其統一的目的。動作的目的就是動作單位的有機部份；或者反過來說：「目的」創造出那個圍繞着它的單位。在選擇動作的目的時，為了反對那些純運動的機械式的表演，應該選取那些屬於內在心理的目的，而一切單位之分別，是暫時的，在角色的實際創造中，應混成大的單位。

第六：角色的核心  
角色的核心是劇本的基本思想，角色的最高問題，也就是形成角色性格的主要因素。在演員創作的技術中，選擇「核心」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核心」應盡可能走進正在創造中的演員的靈魂裏，走進思想，走進感覺，走進一切要素裏，「核心」會不斷地使演員捉摸到角色的內心生活，和創作底目的。一個演員，倘能把握住角色的核心，那麼他的體驗創作過程，自然便會發展得合乎常態。

第七：下意識的創造  
演員跨過下意識的門限，個人的內在在生活就能自由地取得一種單純而完滿的形式。而接近下意識的境界的方法，一要減少筋肉的緊張，為靈感之產生創造出適意的條件；二是要排除障礙。演員必須發現真實的細微感覺，清除一切缺乏精確性的東西，並且要實行大自然所加於演員的限制，過於公正和過大的努力都是會妨礙下意識的創造的；三是要把一切內在創造中的要素，引進

人性的活動範圍裏。經過了這些步驟，下意識的動作，便會流進正確的路線中，朝着角色之最高目的進展。

史丹尼斯拉夫司基的演技體系的創設，不啻為演員的經典，因為他給演員的創造工作找出科學的根據。在戰時一般戲劇工作者，甚至電影導演都會運用史氏的演技方法訓練演員。在今天戲劇工作者和一個求進步演員，肯虛心根據這方法來鍛鍊自己，才配得稱做一位良好的演員。但是演員亦得牢記：「信賴劇作者，遵從導演。」

### 三 導演的修養

劇作家既創作優良的劇本，演員也都有了基礎的科學化的訓練。那麼最後一着棋應該歸導演來處理了。這鬍鬚鬍子要辦一桌酒席，各種原料都已齊全，就看廚師父怎樣來着手調製了。導演的地位既是負責組織全局，責任的繁重是可想而知的。

一位够資格稱得上導演的好導演，他能將一個劇本的輕重點處理得頭頭是道，有條不紊；而一個一知半解不懂導演的「導演」，十次有十次會將一個尚好的劇本導成零亂不堪，一團糟！比如說：紅燒魚該放的調味品應是鹽、醬油、葱、薑，也許摻一點糖、一點點醋，和一點點辣椒。但不懂得的人可能只攪鹽而忘了醬油，甚至倒進一鍋水，變成了清淡無味的水煮魚了。

在馬來亞的導演，看起來何其之多也。有些歌台的歌女，會唱兩支歌，有三數捧之，便就大搖大擺地什麼「自編、自演、自導」起來了。這樣的胡亂糟蹋戲劇藝術，難怪馬來亞的戲劇運動不會蓬勃。

嚴格講：編劇難，做演員難；導演似乎更難。編劇只是在靜止的狀態中慢慢創造動的故事和人物。演員除了在靜止中準備，就是動的創造過程；但演員在動的創造中儘可以一錯再錯，却可以慢慢修正磨練。惟有導演一出手便是站在動的



## 秋聲

力匡

並不是泉水忽然漲滿山澗，  
在這秋夜奔流跳擲如纖手鳴琴，  
一聲聲琤琮當流水在砥石上激濺，  
悠然迴蕩復紆徐遠引。

也不是有涼風又掠過林薄，  
在枝葉的隙縫裏婉轉低吟，  
深沉的夜中如有情人秘密相語，  
一個與另一個生命傾訴着內心。

都不是，不過我看到了——  
在月光下沙飄落庭陰，  
使我想起了有過的一個秋夜，  
也聽到在那夜裏你溫柔的聲音。

## 鐘

藍朋

像負着重任的使者，  
時時刻刻，刻刻時時，  
天復天，年復年，  
不停地走着，走着，

沒有休息，也沒有終點。

像壯偉無比的英雄，  
推送着時代的巨輪，  
向前滾，向前滾，  
從遙遠的原始，滾到未終的文明，  
沒有休息，也沒有喘氣。

像古希臘的暴君，  
掌握着操縱的大權，  
滴答，滴答，厲聲地叱罵着，  
壓迫着全人類，全宇宙，  
努力工作，努力學習。

像澎湃洶湧的海浪，  
浩浩蕩蕩，蕩蕩浩浩，  
奔流，不歇地奔流，  
流去了昨天，  
也流去了萬萬年。



範圍裏，緊緊地安排演員與演員的地位和不同性格演員的千變萬化的動作。導演者不可將在第一次排練中所排定的地位在第二次排的時候弄錯；同時，演員的動作如果缺少內在情緒，導演者却應講解情節的重點以誘發他內在情緒的發展；也不能這一次指示哭的時候是揩鼻涕拭眼淚，而重排時已忘了前面的表情動作，又教演員換了另一種形式，這種毫無修養的導演委實會氣死演員。

關於這一層，導演者必須有強烈的記憶力，或應用記錄的方法，將凡是處理過適當的地位與動作記下來，以補救記憶底不足。

當然，一個認真的導演，若忠實職責的話，那便應該預先計劃好一個排練的藍本。

決定藍本的第一要素，應該特別注意到「舞台中心」和「演員中心」問題。聰明的導演絕對不會將重點的戲，搬弄到不合邏輯的不緊要的方位裏。同樣中心人物發展的過程中而拖進非中心演員的人物，都犯了嚴重錯誤。今天連國片之中的導演有許多都忽略了「演員中心」的科學法則。因此許多較大的場面便變成了難看得要死的一字長蛇陣。

其次，導演應該經常連絡舞台設計者、燈光人員、以及服裝、道具、佈景化妝、提示、效果，甚至是毫不為人重視的司幕，隨時討論舞台設計的重心，燈光的強弱和色彩、服裝、道具、佈景色調調和與否等等。因為每一部門的一點疏忽便能影響整個劇情的氣氛；小至司幕，當喜劇結構應該急落，或悲劇結構應該徐落，稍為弄錯，都會在觀眾心理上造成不良的後果。

當一個導演，必須面對這許多許多多類的問題，因此也就可以想像得到「導演」該要負定下多少良好修養，然後始能肩負起如此艱嚴而繁難的重任。

總之，一部偉大的戲劇，從創作到上演，是全部工作人員的共同創造品。不過，全部戲能否順利演出，是否能獲得成功，最主要的就要靠編、演、導三位一體的努力了。

# 帶來死亡的人

朝鮮金北鳴著  
端木荊譯

午夜，風吹得很緊。

搜索隊在靜寂中開到村外，馬上包圍着這些寥落的茅寮。被驚醒的孩子睜開圓瞪的眼睛，注視這些全副武裝穿了土黃色制服的「回頭大人」(註)，面上沒有驚奇和怪異的表情。因為像這樣的事情，他們已經看過了好幾次了。

睜開了睡眠的村落裏的每一個人，都集在那片放牛的牧地上；人數並不多，只有零落地五十多個。

燃得光亮的火把和上弦的月，照着每個人筆直的軀體，暗暈的臉額顯得更灰黯了。

遠處，有風聲，還有警馬的嘶鳴。

「你們的村長呢？」隊長的眼像兩道劍光，射向人堆裏。

「我是鐵植村長。」村長是一位矮矮的人，年紀不大，臉上的皺紋很多，似是久歷風塵，額上的疤痕是一個被鎗傷的顯明標幟。

川田隊長走近他的身傍，一把抓着他的襟領，狠狠地說：「她在那裏？」

這不是個莫名其妙的問題，川田隊長知道這班「馬鹿」一定會許僂反問的。

「誰？」鐵植村長的臉色很青白。

「哼，裝僂！我問你，茅屋裏的女人逃到什麼地方去了？」川田隊長指着正在燃燒的一間草寮，咆哮地說：「屋裏還有婦人應用的物件，可是人却走啦。喂！老實說，她在那裏？」

「呵，吉姬清早就離開這裏啦！」

川田隊長投他一個十分懷疑的眼光，然後再問：「她到什麼地方去了？」

「聽說她要到釜壤去。」

「哦！爲什麼沒帶她的那件棉襖，釜壤是很熱的地方麼？」鐵植村長沒有回答。

川田隊長癲笑地說：「好的，讓我告訴你：她是和一個叫朴樺的叛逆黨徒，躲在村東的山谷裏。假使今晚搜索隊不來的話，他們明天早上就會到村子裏的。」

接着，停了片刻後，川田隊長厲聲地喊：「鐵植村長，現在聽

我說，我們要逮捕朴樺和吉姬，無論要付出什麼代價都把這兩個叛逆份子捉到。這裏有兩個方法給你抉擇：一個是要他們自己歸順，另外一個就是你帶我們去拘捕他。也許你不很知道他們現在藏在什麼地方，但是你的村民能够很容易地找到他們的，這裏都是你們採香菌的山地。」

「朴樺？」村長說：「我不認識他。」

川田隊長沉默地思索一下，兩眼露出了決絕的光。

「好！在拂曉前，如果他們不出來投降的話，你們之中將有兩個村民被鎗斃，如果在黃昏後還不下來，再鎗斃兩個，直到我逮到了他抑或苗家村的村民死光爲止。你可以派人通知他！」

## 二

濃密的葉子遮着月亮，鐵植村長爬上那窄狹的山谷，爬得那麼小心，一些足跡都沒有。他知道吉姬和朴樺已經躲避好多天，木曜日的中午，他們就離開村莊到那黑巖——村裏的人都這麼叫，幾乎每個採香菌的村民都來過。那是高高的山頂，高得要凌上雲邊。

他倆睡得很熟，鐵植村長走到巖裏，還看到他們擁抱着酣睡。四周很平靜，只有林間的野虫在鳴。

片刻，鐵植村長拍聲掌，給他們一個時間爬起來。

「啊，朴樺，起來，起來。」婦人首先驚醒，連忙推動身傍的人。

「吉姬，我告訴你們一件重要的事情。」

「鐵植，什麼事！」朴樺知道半夜帶消息來不是個好現象。

「搜索隊到了！拘押了全村的人，迫着我交出你和吉姬，否則一個一個地鎗斃。」

朴樺已經有三十多歲，但樣子却很年青，當他閉着烏黑的瞳子入睡的時候，你可以看到一份朝鮮人特有的秀色。

「好的，」他鎮定地說，「我和你一齊回去。」

吉姬站在一旁沒有說話，兩隻眼睛潮潤得像嵌着一滴一滴的露珠，她知道川田隊長是隻野蠻的瘋牛。

「這應做是沒有意思的，你要明白——我通知你的用意。」鐵植村長說話的聲音很低。

「這發狂的野獸會殺光村裏的人，一個，兩個……」



「是的，難道你忘記了紀律？凡是出賣規律的人，都會受到了嚴厲的處罰。」

「你說，那野牛會講理麼？犧牲這麼多人來換我的生命，代價太大了。」

「那末……」

「我去自首。」

「你以為這是一個最聰明的念頭麼？」鐵植說：「這批沒有理性的搜索隊會講理？別開玩笑，你只有一條路好走：帶了吉姬馬上離開這裏！」

「但是，我一人爲全村落帶來了不幸，現在你却要我離開，不問後果地丟下這麼多的兄弟麼？」

「你一定要走，一個男子漢總不能等着被人活捉呵！」鐵植村長耐心地勸說。

朴樺的臉色開始灰白，沒有作聲。

「救救祖國！」鐵植再說：「就這麼決定吧！」

當要離開山谷的時候，他還看到朴樺仍然猶疑不決。

「看在朝鮮子孫的份上！英雄是容易做的，只要有決心和目的就有法子。用你的思想！」

鐵植粗暴地說完這句話，沒有回顧地下山去了。

### 三

搜索隊在村裏架好的機關鎗，絕不會使到鐵植村長有一些微害怕，其實他也可以躲在黑巖不回來。

天很快就透出陽光，村裏一些動靜都沒有。

川田隊長選出兩個年老的村婦在牧場邊鎗斃。

劈——拍！

兩個倔強的靈魂倒下去，但她們在呼吸最後一口氣時仍沒有喊出一些氣餒的句子。她們的眼睛射出一絲希望和憤恨的光。

「別這麼頑固！朴樺對你們有什麼價值？」川田隊長說。

「她們是老了！」

「第二次將是年青的！」

鐵植沉默地走去幫助埋葬的事。

川田隊長望着遠處的羣山，喃喃地說：「山裏的馬鹿，不下來麼？村落受我的夷平已成爲不可避免的事了！」

### 四

朴樺和吉姬還在黑巖裏，山下村落裏已進行着間歇性的屠殺，

清脆的六九步鎗不時在晴空作響。

「朴樺，我們該動身了。」吉姬說過不止一次了。

「我不能走！妳也不能！」朴樺在久久的沉思後，咬着下唇，一字一字地說。

「以幾十個未來的戰鬥成員，換取我們二人的生命，太不值得，太不值得！」

吉姬眼前一亮，她領會到朴樺的意思。

### 五

朴樺出現在森林邊緣的時候已經是中午。

他沉默，沒有表情可以從臉上看出，昂直的軀體像一株高貴的花。

「看！他竟出來了……」鐵植村長失神地喊。

「哼！我知道他不會把全村的人作一擲孤注的。」川田隊長露出陰險得意的奸笑。

「雖然他並不偉大，但最少他不是一隻懦弱的羔羊。」鐵植村長自語着。

朴樺望望川田隊長，他的眼所看到的只有村裏每個人的憤怒、悲戚。朴樺知道死亡是不可避免了，他是一名炸死石下大佐的叛徒。

川田爲了逮捕他而調動了一個搜索隊，造成這麼緊張的局面。

「跟我來！」川田隊長喊道。

「你高興結束這一個不平凡的局面了麼？」

「我不知道！」朴樺的聲音像被擊的銅片。

「讓你知道！」川田隊長咆哮地說。

「大石軍曹！將他拖到牧場石井邊斬了！割下頭才埋掉！」一聲金屬和礦物相擊的音響後，大石軍曹帶進來了一個滲着血水的布袋。

「好！整隊。」川田隊長命令。

「隊長！但是那些村民……」軍曹說。

「我說——整隊！」川田隊長冒火地再一聲喊。

搜索隊又靜悄悄地撤退了。

### 六

井邊，有血鮮紅如火。

人民慢慢地圍攏在朴樺沒有首級的屍體的四周。

血……

他們的心裏燃起的復仇火焰，像朴樺的血燒得一樣鮮紅。註：「回頭大人」是朝鮮土語，意即「警察大人」。



## 勇敢的孩子

天片

小松是松鼠木公爹和木公媽媽的獨生子。木公爹和木公媽媽因為是老年得子，又只有他一個，所以把他疼愛得像心肝寶貝似的。因此小松不但嬌生慣養，而且胆子很小。

有一次，他們正在家裏用午飯，吃着那香甜的松果，忽然，他們的屋頂上——老松樹的枝幹，發出了一陣巨大的響聲，郭郭郭的，屋子都震動起來。

小松趕忙撲在媽媽的懷裏，胆怯的問道：

「媽媽，這是什麼聲音呀？這麼可怕，是不是天要塌下來了呢？」

「不會吧，也許是砍柴的人來砍我們的屋子了。如果是那樣，我們就要趕快逃出去，不然就會被壓死在屋子裏。」媽媽說，聲音也有點打顫。

「媽媽，我怕！」小松偎得更緊。

「躺在媽媽懷裏不要緊的，要是怕，你就把眼睛閉上吧！」

這時，那郭郭郭的聲音，響得更厲害了。

「木公爹，你出去看看是什麼事情吧！」媽媽說。

於是，木公爹便硬着頭皮走出洞去。原來一隻啄木鳥攀在老松樹幹上敲鼓。木公爹便請求地說：

「啄木鳥先生，請你不要吵我們吧，你簡直把我們的孩子嚇壞了。」

「是嗎？恭喜你有孩子了。」啄木鳥笑笑地說，說着，他便飛到別的樹幹上去了。

木公爹回來把這件事告訴了木公媽媽和小松。但是小松還是怕得直哆嗦，不敢睜開眼。

又有一次，木公媽媽正要帶着小松去看望兔子女兒，走出門口，看見老樹枝上有個黑影子，木公媽

媽便一把將小松拖回洞裏來。

我們活活的跌死！」

「媽媽，我怕！」小松偎在媽媽懷裏一動也不敢動。

「孩子，怕就閉上眼，在媽媽懷裏不要緊的。木公爹，你出去看看究竟是個什麼東西！」木公媽說。

木公爹正在計算着松果的儲量，這時便站起身來慢騰騰地探出頭去。原來樹枝上站的是個烏鴉。

「哪來的老鷹呀？是個烏鴉嘛！」他噴着他的旱煙管說。

但是小松還是直打冷戰，不敢睜開眼。

晚上，田鼠小叔和兔子女兒媽來了，木公爹和木公媽端了凳子在外陪他乘涼談家常。

小松喜歡聽他們說古，賴着不肯去睡。

夜已靜悠悠的，只有蟋蟀和織布虫在草裏叫，蟬在樹上唱着。忽然咯咯咯怪聲，從黑森森的樹頂上發出來。小松趕忙撲在媽媽懷裏，小頭朝媽的衣襟裏鑽。

「孩子，這是貓頭鷹！叫你去睡，你不肯，這都是你不聽話的緣故，貓頭鷹專在晚上出來抓不聽話的孩子的魂。快閉上眼，睡吧。閉上眼貓頭鷹就不來抓你了。」

這樣，以後小松一聽見奇怪的響聲，或看見什麼黑影子便只知道閉上眼就好了。

木公媽媽白天要陪木公爹出去採松果，怕小松出去撞禍，便關照他說：

「寶寶，不要出去亂跑，外面有蛇，有黃鼠狼，都是我們松鼠的

死對頭。」

「什麼是蛇，什麼是黃鼠狼呢？」小松問。

「蛇好像一條爬牆藤，最會裝假；黃鼠狼會放臭氣，一下就把我們熏昏過去，見了他們都要趁早躲開，最好是守在家裏，不要出去，什麼事都不會有了。」

漸漸的，小松長大起來。木公爹想帶他出去見見世面，訓練他採松果，擷菓子。但是小松的胆子已經被媽媽的話嚇掉了。出了門，他就縮着頭，拳着腿，小眼睛四下裏溜索，彷彿到處都有蛇，有黃鼠狼，有老鷹似的，非要媽媽推着才肯向前走，上樹要媽媽提着耳朵。

「唉，胆小鬼！」木公爹嘆着氣說。

「孩子還一丁點大啦！等到他長大一點再說吧。」木公媽媽拍着小松的額子愛撫地說，「回去吧，累了，在家裏歇一會。」

許多小伴，田鼠叔叔的小紅眼，兔子女兒的白毛都來邀他出去玩，小松心癢癢的；而且外面真好玩，綠油油的草長得老高，上面沾着清甜的露水，松樹上的新鮮松果長得又肥又圓，棗子香脆，桃子也快紅了尖，地上還遍爬着一包水的紅梅子，許多小松鼠、小兔子、小田鼠到玲瓏的溪澗裏去打撲通游水，在豌豆角田裏賽跑；但是小松害怕，他不敢去。

有一天，小伴們又來邀他，正好木公爹在家，便慫恿小松說：「去吧！放胆跟他們去玩吧，沒有危險的。」



於是小松便怯生生的跟着他們出去了。走到半路上，白楊樹上忽然落下一片葉子，小松鼠以為是一個老鷹來了，嚇得扒在地下，閉着眼打哆嗦，惹得小伴們都哈哈大笑。小黃鶯在樹上看了生氣，便飛下來用尖嘴刺了他的屁股一下。小松鼠一溜烟的逃回了家，全身發顫，臉色發白，跟害了寒熱病一樣。

有一個傍晚，林子裏的小傢伙們，在小松家門口的草坪上踢足球玩。他們把兩棵老樹根的洞當做球門，把伙伴分做兩邊，哪邊能把松果踢到對方的球洞裏，便算贏球。因為就在家門口，而且爹爹和媽媽都在旁邊看着，小松便也參加了。起初，小松並沒有踢到一個球，只不過跟着他們跑跑而已。漸漸的興緻高起來，便也隨着大家呼哨、叫嚷、奔騰。忽然松果斜斜地對小松飛來，如果小松及時抬起腳來一踢，一定可以踢進球洞。但是小松看見黑影子對準他飛過來愈來愈大，心一虛，眼一花，便又扒在地上閉起了眼。松果球打在小松的頭上，剛好彈到白毛的腳上，白毛是對方的中鋒，他帶着球幾翻幾跳，便把球兒送到小松那一邊的球洞裏去了。

小伴們都羞小松，罵他是胆小鬼，並且還編了首歌兒取笑他：

「胆小鬼，  
窩囊廢，  
見片葉子，  
當老鷹，  
見了球兒，  
拾不起腿。」

小松，小松，  
胆小鬼。」

小松氣得倒在媽媽懷裏，淚汪汪的。

學校裏開學了，木公爹主張把小松送到學校裏去。木公媽媽說：「孩子還小呢，等夏天再送去吧！」

「還是早點送他到學校裏去吧，也許可以練好胆子呢。」木公爹說。

這樣，小松就被送到學校裏去了。

學校裏，今年來了個新的女教師，松鼠琪琪小姐。琪琪小姐很有學問，心地好，又愛孩子，而且長得很美。

小松一看見老師琪琪小姐，便愛上了琪琪小姐。他覺得琪琪小姐真漂亮。他覺得除了媽媽，他就最喜歡琪琪小姐。

琪琪小姐也聽說小松是個胆小的孩子，而且其他孩子當中也有胆子小的，所以她給他們上的第一課便是「勇敢」。

她說：「最勇敢的孩子便是漂亮的孩子，我最喜歡勇敢的孩子！」

然後她又說：「你們是不是勇敢的孩子？」

小傢伙都爭着回答說：「是！只有小松不敢做聲。」

琪琪小姐又說：「勇敢的孩子把手舉起來。」

於是小手都舉得高高的，獨有小松埋着頭。

「小松你爲什麼不舉起手來呢？」

琪琪小姐問，並且親熱地摸着小松的頭，「啊！小朋友們，我知道了，小松是個謙虛的孩子。謙虛的人是可以變得很勇敢的，是不是？」

林子裏的小傢伙本來都想說，「不，小松是個胆小鬼！」但是看見琪琪小姐睜着水晶晶的眼睛盯着他們。他們就只好一個個扯着嗓子喊道：

「是！是！」

這樣，便解了小松的圍。

小松羞得臉頰通紅，小腦袋差一點垂到桌子底下去了，心裏撲通通的跳着。但是，他心裏非常感激琪琪老師。

回到家裏，小松還想着琪琪老師，吃晚飯的時候，還一直對媽媽說：「學校裏的琪琪老師真好！」

晚上，小松做了一個夢。夢見琪琪小姐正在講書，背後面忽然來了一個黃鼠狼，張着牙要咬琪琪小姐，但是琪琪小姐都還不知道；同學們都嚇得喊不出聲來，只有他不怕，他偷偷的閃到黃鼠狼後面，對着黃鼠狼的屁股狠狠的踢了一腳，黃鼠狼就逃走了，因此救了琪琪小姐的命。琪琪小姐把他抱起來，舉着他的手說，「小松是全班最勇敢的孩子！」他開心得要命，他偷偷地樓着琪琪小姐的頸子親了琪琪小姐的臉一下，後來他就醒了。

第二天，琪琪小姐在課堂上說：「勇敢的孩子，一定要有強壯的身體，會跑會跳，動作要敏捷。因此她就帶着他們到田裏去賽跑。」

小松本來跑得很快，但是跑到小溪邊的時候，小松害怕起來，在溪邊猶豫了一會，因此兔子表哥，白毛一躍便跳過了小溪搶了第一，田鼠小紅眼得了第二，小松只落了個第三。

琪琪小姐又叫他們舉行爬樹比賽。白毛是不會爬樹的，田鼠小紅眼爬得也很慢，只有小松最靈敏，爬得最快。小松拼命的向上爬，快到終點的時候，一個不小心，撞在一個小樹枝上，骨碌碌從大樹上滾了下來。結果第一又被另一個松鼠灰皮搶去了。

小松心裏很難受，琪琪小姐安慰他說：

「做任何事不但要胆大，而且還要心細，沒有關係，這一次得不到第一，下一次一定得第一。」

小松在學校裏過得很快活。

琪琪小姐告訴他們，蛇、老鷹和黃鼠狼並不可怕，如果他們來侵犯我們，只要我們同心合力的抵抗，便會把他們趕跑。

她又教他們種種的戰術。她說：「如果蛇來了，大家便爬上樹，或者躲在草叢裏隱蔽起來，用果核和核桃殼擲他，就會把蛇趕跑；如果老鷹來了，我們便用青草和爬地虎編成草繩網捉他；如果黃鼠狼來了，我們便用車輪戰術引誘他，他如果追白毛，小紅眼便應該跳出來用果核擲他，等他反過身來追小紅眼的時候，小松便應該跳出來用核桃殼擲他，這樣，等到他跑得精疲力竭的時候，大家便一起跳出來圍攻。」

小松他們聽得眉笑眼開，一個個摩拳擦掌，很希望蛇呀，老鷹呀和黃鼠狼呀，快一點來，好讓他們顯一顯身手。

所以，他們下課的時候便三個五個的搓草繩，編繩網。又把吃過的果核，敲碎了的核桃壳收集起來，分藏在樹枝上，草叢裏，準備一旦那些壞東西來的時候應戰。

琪琪小姐還教他們算術，說是大家必須要有科學的頭腦。

她說：「如果你採了三個松果，你便應該只吃一個，其餘的留下來，準備過冬。小朋友，三個減一個是多少？」

小松算得最快，他把爪子一數，立刻答道：

「兩個。」

「對了，三個松果吃了一個，還賸兩個。」琪琪小姐說，「那麼，如果一天存下兩個，十天存多少呢？」

於是大家都趕忙數爪子，二個、四個、六個……還是小松數得最快，他把四隻腳，逐一的數過，剛好是二十，便立刻答道：「二十個。」

「對了，小松真聰明。再問一個問題，如果一天存兩個，三十天存下多少呢？」

大家又匆忙的數爪子，鬧得滿課室沙沙地響。但是大家一數到二十，就都弄亂了，誰也數不出是少。因為他們只有二十個腳爪。

於是，琪琪小姐就說，僅僅懂得加法還不够，一定要學乘法。琪琪小姐便教他們九九表。

小紅眼最喜歡發問，他說一個青豆角裏有五粒豆，另一個青豆角裏有六粒豆，另一個青豆角裏有七粒豆，一共是多少豆呢？

白毛最喜歡辯論，他埋怨老師不應該教大家數松果，應該教大家數白菜。

大家都正在聚精會神的算松果，算得起勁，被他們一吵腦筋都擾糊塗了。但是琪琪小姐說，喜歡發問是好習慣，喜歡討論問題也是好精神，而且琪琪小姐有學問，大家難不倒她，她把他們的問題，都一一解答了。

所以大家都很快活，晚上的時候在月光下面跳舞唱歌。

有一天，他們正在上課的時候，黃鼠狼果然來了。

琪琪小姐首先聞到了他的臭味，便大聲的說：

「孩子們，黃鼠狼來了，大家趕快躲起來，記着用車輪戰術打敗敵人。」

但是她的最後的一句話還沒有說完，大家都逃得沒有影子了。白毛鑽進了老樹根，小紅眼逃進了草堆裏的地洞，小松爬到樹上直抖，大家都跑光了，只賸下琪琪小姐一個站在草坪上。

黃鼠狼向琪琪小姐撲過來，琪琪小姐拔腳便逃，琪琪小姐跳過小溪，黃鼠狼也追了過去，琪琪小姐爬上樹，黃鼠狼也跟在後面爬上來。起初，琪琪小姐跑得很快，把黃鼠狼拖得老遠，後來漸漸不支了，好幾次差一點被黃鼠狼抓到。小松在樹上看了眼淚都急了出來，很想抓一個松果，對準黃鼠狼的鼻子擲過去，但是他手脚都嚇軟了，拾都拾不起來。

到後來，琪琪小姐又跑到小松躲着的樹下來了，一大意被老樹根絆了個斛斗，看看黃鼠狼就要撲上來。小松在樹上急出一身冷汗，奮不顧身地向下一跳，擋着黃鼠狼的去路。黃鼠狼冷不防看見樹上跳下

來一個東面，驚得呆了一下，於心琪琪小姐便逃脫了。黃鼠狼接着追趕小松，追了一會。白毛也鼓着胆子，從老樹根下跳了出來。再過一會小紅眼也跑了出來，許多小松鼠，小白兔，小田鼠都跑了出來，大家都不怕了，走馬燈似的逗着黃鼠狼玩。黃鼠狼奔走了大半天，累得氣喘吁吁，最後跑不動了便倒在地上休息。這時候，大家便一人拿了一個果核向黃鼠狼扔過去，像雨點似的打在黃鼠狼身上，黃鼠狼爬起来，夾着尾巴逃掉了。

當天晚上大家開了個營火會，小松鼠被大家抬起來歡呼，啦！啦！聲音傳遍了全森林，連星星都在天上眨眼。琪琪小姐送給小松一個美麗的桃子核，像一夥殷紅的心，表徵他的勇敢行爲。

木公媽媽快活得只擦眼淚，木公爹一面噴着旱煙管一面不住的點頭讚許。大家都為小松驕傲，小松成了林子中最勇敢的孩子。

### （上接第十六頁）

能記其大意，一隻鷄能反映出不良的社會治安，非常合於人情味。

### 尾聲

我這篇關於鷄的作品，最少在一年半以內，隨時想把它寫出，但總是滴不出半點墨瀋來，亦許是感受不够深刻吧，何況寫鷄的體裁，多是枯燥無味的，不像寫遊記那麼俯拾即是，隨心應手。近幾天馬來亞各地鬧着水災，東海岸一帶，會起了驚天動地的大風暴

，低窪之地，盡成澤國，我們養鷄的人也和那些災區的人，有同樣的感覺，即兇多吉少。我最近幾天也冒着大雨，和一位工友在雞欄裏做清除水泥的工作，幸好我的鷄都很健康，深夜閒着無事，還是把這篇答應朋友試寫的文字，作一個交代吧。會憶去年我寫了一篇搬家記，許多朋友都承認是我的真情實感，並沒有絲毫憑空杜撰的跡象。這次寫的鷄的幻想曲，性質雖較專門，不養鷄的人，自無法求他們起了共鳴，但我相信任何人對於鷄總會有好感的，我只希望從事寫作的朋友們，能把不見經傳的鷄的文藝性，引起興趣，寫出詩歌、小品、童話和小說。



噲！你還認得我嗎？老許，哎，你這傢伙，怎麼記性那麼壞，老同學都給忘了。想想看，上海？不是不是，漢口，唔，差不多了，對啦，就是落珈山，連武漢大學你都能忘啦！算算看，快三十年了，來，我們唱個校歌，甚麼？管他們的，這些傢伙沒有學問，不必朝他們瞪眼。或者，我們找個小館子談談，呵，你還是先到我家坐坐吧。

不，並不遠，不必坐車，這車子是你的？挺大，就是顏色不好，爲什麼弄個黑色的，有點喪氣，你這一向幹甚麼來着？開洋行？你怎麼攪的？中文系畢業學生來跟洋鬼子交往逐什一之利，甚麼幾個「巴仙」？我不懂你的話。

快到了，走過這一條巷，再轉一個灣，哪，就在那兒，不，不是，那是一家公寓，太講究，那些洋味兒我不慣，你朝那光管下端看，看見那油鹽雜貨的金字招牌嗎？那就是我家，不，我才不會開店，我就是住在那兒，我租了一個房間，花了六十五。

我們朝這裏上去，不太高，我只住在四樓，不是這裏，還要上去一層，這是假四樓，我住在天台上，空氣不錯。走那麼幾步你就累了，在落珈山時我記得你還踢足球，老啦？廢話，你幾歲？五十八，那不算。

就在前面那個房間，現在我一個人住，你知道，我太太在鄉下，沒出來，這也好，省了很多麻煩。到了，就是這裏，你看，那邊就是海，風景不錯吧。

你可以坐在椅子上，我坐在床上好了。不過你可得小心一點——那椅有一條腿是脫了筍的，你不搖晃當然沒問題，那是房東借給我用的，他說瘦子坐坐沒關係，胖子坐就不保險，所以給了我。房東是個湖南人，一百七十多磅，你多重？一百九十？那，你還是坐床吧，把椅子坐壞了我可要賠的。

大熱天，我看你該口渴了，喝杯水，只有這一個杯子了，平時不大有人來找我，現在科學是進步了，膠也能做杯子，多方便，怎麼摔也不破，就是有股氣味，慣了也就好了。

哪，你先講講你的事，你結婚時我知道的，那一年我到西北去了，我參加了一個地質調查研究所的工作。你太太好吧，怎麼你討了個廣東婆子，那難怪你在家裏言語不通了，你聽聽我的廣東話怎樣？不成，我看你不大能聽，那是一春眠不覺曉」，唐詩的一句，我看你大概把中國詩全忘了，你究竟怎麼攪的，中文系唸完幹洋行？

你女兒那麼大啦。不錯，不錯，她跟我的第二個孩子同年，要是有一天我們能結成親家倒不壞，不過，你這傢伙有點傻氣，我想你的孩子也不見得秀氣到那裏去。

## 陋室

·百木·

算啦，我們不談這個，你在找甚麼？我看你在東張西望的，死老鼠！不會，這房間裏從沒有耗子，房東養了一隻花貓，天天過我房間去來幾次，就是有耗子也被牠趕走了。甚麼氣味？呵，對啦，我想是我這雙襪子，這雙襪子滿穿穿的，穿了一年多還只破一個小洞，我預備那天有空把它洗一洗，再補一補；就是沒空，沒辦法，只好擱在那兒。

你看這花貓，一講就到，牠鼻子滿靈的，我房間一擱點甚麼吃的牠立刻就會找到。你看不是，我放在鞋盒子裏也沒瞞得過牠，那是一碟魚，我昨天晚飯吃剩的，我給牠一條尾巴好了。咪，咪。

你問那架上的石頭？那上面貼的標籤？對了，你不懂法文，那是巴黎地質研究所讓我判斷的

，啫，這一塊是……那一天等我這篇論文寫好了，我詳細跟你講講？不過，我看你不見得懂，你第二的，第二外國文還讀多少沒忘，「沙保」，對了，這就是法文的帽子；「顧梅」，就是饞嘴鬼的意思。你現在不是還像以前那麼饞？我看你準沒改，要不然你怎能長得那麼胖，一百九十一，那差不多有我的兩倍，剛才你坐這張椅子居然沒坐壞，那真算我的運氣。

你問我在這房間住了多久？等我算算看？我搬來的時候是在四年前，我原先是住在四樓，一個月八十塊，後來房東說把天台也加了上蓋，隔成了四個房間，問我住不住。我想這上面六十五塊一個月，比下面省十五塊，一年就省一百五，我就搬上來了。這個房間的風景可是真好，就是房頂差點勁，那鉛皮蓋的房頂新的時候看來亮亮的，沒想到那麼不經用，只用兩年多就漏雨了，所以你明白剛才我床上爲什麼擱一個臉盆吧，我怕我出去的時候下雨，那床上就一團糟了。我有過一次的經驗，以後，我就把臉盆放在那個位置，有時雨天我在家，「滴滴」那是水敲在臉盆上的聲音，聽聽，心裏面就有一點甚麼東西浮了出來。

謝謝，我最近還不想搬家，也不想麻煩你，我倒不是客氣，你知道我不會，這裏住我倒覺得挺好的，一個地方當住久了就總不大捨得離去，一個看慣了的風景要看不見了你會難受的，你還記不記得我們的落珈山？來，我們一起唱一個校歌……

你還是那一副破嗓子，難聽死了。

我們去食個館子？好的，我們實在也好久沒見面了，多聚聚也好，快三十年了不是。

哎呀，我差點忘了，你等等，讓我先放好這個臉盆，今天是個陰天。







二批只生了三個月，第三批已生了十一個月了。牠們好像人類女性的三階段，第一批已到結婚的年齡，第二批結過婚不久，第三批則已垂暮了。三批鷄在姿色和行動方面有強烈的對比，看了年青的鷄的活潑，垂暮的鷄的遲緩，使我不禁想到那些青春貌美的小姐，在嘲笑著鷄皮鶴顏的。其實，她們豈能預料到，她們有被另一批後來者嘲笑的一天呢。所以，當那些快生蛋的鷄，那麼地活潑玲瓏，惹人憐愛，興高采烈地唱出咯咯咯的生蛋的調子時，在我的腦子裏，立即映現出那些生蛋已久的枯槁的老母鷄的影子。我慨歎地自言自語牠們又踏上老邁的途程了。我從前參加過一些純意大利女人的盛會，她們有年輕的、中年的、年老的三種，她們穿上潔白晚服，頭上戴着鮮艷的帽子。今天我這一羣白鷄的情況，使我回想到當日那些嬌美的意大利婦女參加了園遊會的珠光寶氣的盛況。人生不就是這麼一回事嗎？這是真理，也是邏輯。

③算是一種抱負——因為養鷄，我必須早睡早起。天一亮牠們就起來爭看日出，咯咯地唱起工作的歌來，似乎在嘲弄我們這些晏起的懶人，於是我要睡也睡不着了，只好把當天晚上的睡眠提早。有一個時期，我因深夜寫稿，常常睡眠不足，精神渙散，工作情緒大為低落。為了兼顧兩頭，我只好把多年的積習完全改去，天一黑就準備上床睡覺，不消說第二天的精神，好像打過一針興奮劑，虎虎有生氣。如果養鷄是一種危險的工作，倒逼我不得不動動腦筋，以求冒險而得成功的快樂。果然我的精神與物質的努力，都未白費。我無師自通地領略生產的真諦，使我相信了任何事業的開始，必須要有阻識及決心，在戰爭的勝敗關頭，因轉敗為勝的信心鼓舞，最後的一點氣力才會新生。直到現時為止，我還沒有一點為看鷄羣而感到枯燥的情緒。我每天提着竹籃，到蛋箱中去收拾一粒粒光潔而肥壯的蛋，心情是够滿意的。尤其本年九月，聯邦八十餘鷄場在吉隆坡展覽及競賽，每個鷄場限定兩隻參加，我的鷄得了第一獎，獲得了獎品。又本年十一月柔佛政府舉辦農展，我的鷄被選參加展覽，也得了第一和第三兩獎。

許多養鷄專家爲此事感到詫異，他們表示願虛心求教，並願扶持我發展，這真使我受寵若驚。我才養了一年多的鷄，我不敢以專家自居，要對專家們談養鷄經驗，似有班門弄斧之嫌，但我也有的個人經驗。我覺得做任何事情，必須重視「此時此地」的環境。養鷄就像養魚一般，把熱帶魚拿到寒帶去養，魚便會萎靡不振，把寒帶魚帶到熱帶來，牠們便感到天天在洗熱水澡，大爲氣悶。鷄也有水土不服的毛病。本來在馬來亞養歐洲鷄，也很適合的，但雨氣或颶北風，常使鷄受寒。據我的經驗，認爲鷄病不是由於因下雨而生，而是由於吃了泥糞和糞等不潔的東西。鷄需要沙來幫助消化，沒有沙時，連土也吃下去了。所以說養鷄最好的場地是斜坡，雨水可沖走糞便，場地上多放沙，可增加鷄的食量及健康。多清除洒在

地上的碎食屑，可減輕蒼蠅的繁殖。生蛋鷄的生命最短促，最多不超過三年，如果天天吃堅硬的麥粒和玉蜀黍，會中傷牠們的消化器官，到後來食慾減退，生蛋率也降低了。養鷄最好是用機器磨碎了的、鷄食公司配備的食料，這種食料經專家們研究後的混合物，最爲可靠。如歐洲的鷄，在牠們的國家裏非吃麥片不可，但在馬來亞就得用米粉來代替，否則就害軟脚病和腳腫病。我原想在我這篇文字中，不提方法，只寫觀感，但我無形中也提到了。這不是教人養鷄，就算個人養鷄的一點回憶吧，這可以說明，這是我立志長期養鷄的開始，但願我的抱負能逐步的實現。

④養鷄治癒了病——我的體質原很健康，許多相熟的人，總以力大無比來形容我。豈知我常腦痛，好像充沛的血液，全灌注在腦海裏，同時也感到身體不舒服，好像被一塊不透風的膠布裹住了似的。繼後我自己發現，病源不外乎：用腦過度，坐得太久，行動太少，就這樣我才想辦法來做戶外活動。恰巧我養鷄的工作，每天逼我不得不動，最少我在不知不覺之間運動了兩小時，流了一身汗。不到幾個月我的狀態大爲好轉，我的精神逐漸恢復了元氣，我的腦也不痛了，這算是預外的收穫。現代有些重視體育的人，傍晚總要打一兩小時的網球或羽球。我有一位朋友，喜愛網球，每月要花許多錢，他說這是應繳的醫藥費。但我感到我們東方人老追蹤西洋人的豪華作風，他覺浪費，倒不如找一些足以附帶生利的工作，而收到運動的效果。家裏有園地的最好找一塊來種菜，自己鋤地，種植及看管，一定能培養身心健康，能够養鷄，也是最佳的活動。當我們走進雞園，看到那一隻隻活潑的鷄，我們的心情也會受到影響，何況你是牠們最感戴的公僕，你看管牠們惟恐不週。我到了馬來亞已過了八年的歲月，因氣候炎熱，體重逐年增加，常感身體不舒服，但我自開始養鷄，已有一年半，健康却是最好的一段，體重反而減輕，就因鬆懈的肌肉變得有力而堅固的緣故。近來我請了一個青年，專門替我做打掃場地，換水及把沙拿進雞場等工作，但喂食的工作，仍由我担任。其實這項工作我也可以放手，只在旁監視就行了，但假如我這樣做，就會失了運動的機會了。聰明人看見，會說我消耗時間，確實我每天的時間，似覺異常短促，不够分配，這又有什麼法子呢？我只感到辦公室佔據的時間太長罷了。如果我們能够多動少坐，那多麼好，我常常這樣想。

⑤麗康鷄的特性——現代用機器孵雞，每次數百數千隻不等。凡孵麗康鷄的人，必有重女輕男的惡習。如果一百隻小鷄中，有六十隻是公的，孵的人一定皺眉說是倒霉。小鷄到了兩個月後，顯然分出了高下，一隻母鷄可值三四元的高價，一隻雄鷄只值一元。這種鷄的別名是多產鷄，雄鷄只算是一種消耗，而沒有生產價值，況且雄鷄報曉的天生技能，已不爲人所重視了，使人感到牠們的叫聲吵鬧。至於說雌鷄的性格，確實純良，牠們從小就被人關在欄裏養，性情更加溫和，牠們除了生蛋唱歌外，太

多數時間，都忙着找牠們產蛋的原素。牠們也不像東方的母雞那樣地有癩蛋病，或畏寒怕冷。牠們也很少相互打鬥，似乎從小就過慣團體生活，大家一同睡眠，一同活動。凡不準備孵雛的養雞人，決不讓雞來打攪牠們的寧靜。有一次一位朋友頗為驚訝地對我說：「你這幾百隻母雞中沒有一隻公雞，牠們怎麼能生蛋呢？」我聽了不覺好笑，母雞生蛋與公雞不相關，有公雞反而影響母雞生蛋，這與其他生物的性質大不相同。

我這些雞從小就養成獨立生活的本能。牠們既沒有父母，也沒有丈夫，牠們全是孤兒；也是貞女，只有我是牠們的褓姆。牠們和我相處久了，多少也和我建立了友誼的關係。牠們在三四個月的年紀時，我一去喂食，比較大胆的，就高興地跳在我的肩上，或食料桶上，爭先恐後地來包圍我。到了生蛋的時期，牠們似乎老成一點了。我到了甲欄喂食，其他各欄裏的雞都沿欄排隊注視着我。我走動時，有的跑到前面，把翅膀一伸，縮起腳，垂着頭，似在向我敬禮，使人頓生親切的感覺。但牠們看見生人時，就迅速跑開了，許多飛禽走獸現在都可以被人訓練得富有種種技能，可見牠們也有頭腦。聽說在澳洲有一鄉村，在人口註冊表上，常登記有十萬八萬的居民數量，其實真正的人口只有一千罷了，其餘都是雞的數字，牠們把雞也列入生產成員裏。

雞最特殊的性格，莫過於飲水，牠們一口一口的喝下，倒有古中國女性飲茶般的文雅。此外牠們中午一定要在蔭涼處，或在欄底下靜靜地休息一會，打打瞌睡，倒是西洋人的標準習慣，只是人却失了早睡早起的本性了。

在一百隻中，少不了要有幾隻性情古怪的，譬如性情暴燥，常用嘴啄其他同伴的羽毛，有的把自己生下的蛋啄吃了，有的隔幾天才生一次蛋，較平常的蛋大半倍，有的似是內臟有病，一年也不生一次蛋。這一類的雞就非加以隔離不可了，牠們不但不能生利，且有擾亂公安之嫌。會養雞的人，這種仔細觀察的工夫，是少不了的。

② 雞與文藝的關係——雞與人相處的年代最久，但在文藝上的成就却少，遠不如杜鵑，黃鸝，鳳凰，白鶴，鴿子，燕子，雁鵝，鸚鵡，八哥，……一類的飛鳥，被詩人文士們吹捧得淋漓盡致。縱或被提到，也只是公雞，沒有母雞的份兒。如古詩中有：「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樂府中有雞鳴曲：「雞鳴高樹巔。」楚辭卜居中有：「寧與雞鶩爭食乎」的句子。較為出奇的有神仙傳所形容的：「雞犬皆仙」的描寫，即淮南王安臨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有雞鳴天上，犬吠雲中的說法。此外，又有雞鳴早看天，寫照窮人的生活。總之雞被形容的部份是雞冠，和牠的啼叫。雞冠被象徵為英雄頭上的裝飾，表示威武，至於雞鳴却成了戰爭的號角了。把雞當成寫作對象，算是近代人的事，經西方人重視家禽生產效率的結果，東方人也跟着談養雞的方法論，但純文藝性質的東

西，却少如鳳毛麟角，也只是小說中的插曲罷了。其實在我看來，許多養雞者可歌可泣的過程，實在是最現實的寫作材料。

每天早晨母雞咯咯地叫，這是生蛋前後、洋洋得意的歌聲，牠們跳進蛋箱時的神情，充分表露了一個生產者的丰彩，有時十隻八隻合唱，似是按照音樂的旋律。牠們的音節，有狂想曲的氣派，在我心中勾起了不少敏感的幻想，使我常與家人表示，這是世間最特殊的歌聲了，有如喜雀的臨門報喜訊。如果世間有樂觀主義的學說存在，雞算是最忠實的信徒，牠們整天吃喝玩耍，毫無一點憂愁的現象。雖然牠們的生命那麼短促，又那麼地經不起風霜，但牠們總是牢記着過一天算一天的家傳哲學，牠們能自食其力，不靠人而能够生存。有一次我在深草處發現牠們生下的成堆的蛋，我想人類不越組代庖地替牠們安排孵雛的辦法，牠們不也有辦法嗎？究竟在什麼時候人類搶奪了牠們這種天然的任務呢？值得我們考慮一番。此外牠們失了飛行的本能，我常想如果牠們成羣地振翼在空中遨遊，翻身映日，是何等美麗的情景。若把雞歸在神話傳說的篇章裏，一定是牠們的祖先犯了什麼過失而受懲罰，被取銷了飛行的技能，就像人類始祖亞當夏娃在天堂裏受魔鬼的引誘，誤食了禁果，而被逐出樂園，降到黑暗的塵世來一樣。這故事的情節，是多麼生動。會憶我幼小時，常聽到一般小朋友們爭論，究竟最初是雞生蛋，或是蛋生雞，各執己見，爭辯得面紅耳赤，仍找不出答案。也等於宗教家們說：猴子是不守安息日的信條，受上帝懲罰的人變的；科學家們說：人類是進化的了猴子的變成的，各執一說，至今仍未定論。

我曾看了一篇以一隻公雞為主題的小說，描寫某一個廚子，買了一隻公雞回家，恰巧那個小鎮常有強盜來搶劫，以致人心惶惶，不可終日。那天是小鎮的街期，四面八方的人都到那裏來做買賣，顯得十分熱鬧，那廚子是一個高個子，聲音很宏亮，不慣手裏的公雞掙脫飛走了，他一面追趕，一面大聲喊叫，替我抓着，替我抓着，左右的人就替他追雞，小孩們也跟着跑，形成人聲嘈雜的情況，離得較遠的人不察秋毫，喊聲出事了（誤認強盜來了），回頭就跑，店舖立即關門，街邊小販，立刻捲包逃跑，於是人踩人，人打人，店舖關門聲，跑動的脚步聲，涕哭聲，喊叫聲，人身波動的風聲，雞叫狗吠聲，玻璃窗器破碎聲，煤油桶的碰擊聲，混合成一個整體。一會兒負保護責任的十餘名警察，散開了陣線，才找出暴亂的原委，起於一隻逃脫了的公雞。他們就大聲喊正在逃命的人安靜下來，在約莫半小時的混亂情勢下，有死有傷，那隻公雞的主人——廚師，被警局以擾亂治安、驚嚇街人罪逮捕入獄，繼經審判結果，廚師無罪，罪在公雞，繼又有社會熱心人士代公雞打抱不平，說牠有臨危逃脫的求生權，罪在那些不分清紅皂白，向前逃奔的胆小如鼠者。總之這個故事非常曲折，我只



# 星洲的舊名 · 舊詩 · 舊事



關於星加坡舊稱「單馬錫」，除魯白野見於其近著「獅城散記」中查得名出於十四世紀外，南洋月報及南洋年鑑中亦早有提及。荷蘭皇家地輿學會於一九三八年版撰繪南洋歷史地圖中所註的星加坡，一四〇〇年（左右）則稱「Coehorn」都馬錫，彼此相較起來，其名稱與年代相差不遠。

至於星加坡之簡稱爲「星洲」，據丘菽園氏自謂是他所命名的。一八九八年他在「天南新報」時所偶然命名而開始沿用。丘氏於其一九二九年發表的「星洲溯源談」中說：

「新嘉坡，原名爲星架浮羅，巫語義指獅子島，英字轉爲新嘉坡，嘉一作加，省文也。閩粵商家又呼曰石叻，因百年前由馬六甲柔佛陸路來，從坡之西面爲通道，是地名石叻門也。」

星洲之稱，起於一八九八年——戊戌——菽園爲天南新報時所偶然命名，見拙著五百石洞天揮塵中所記，迨後宋森長養正校時，編撰月刊，曾引證之，——今亦流行已久，一若自然人之有別署然。」（傳尤悶編，星洲日報週年紀念刊78頁）

星洲於百年前就爲閩粵商家呼之爲「石叻」，據前清福建巡撫徐燾奮所著「瀛環志略」云：「彭亨之南當地盡處沿舒成內港有地曰息力。」由此可見較「石叻」更早的名稱是「息力」。

據「海國公餘輯錄」卷二「辨正瀛環志略」一文又加以辨正：「按是地（息力）本柔佛國地，嘉慶廿三年（即一八一八年）英兵以兵船據之，遂成一大埠，街衢鱗互，自東北至西南約七八

里，隔島爲柔佛王所居，曰老港。」新加坡更舊遠的華名，據明史會列其名爲：「額斯」，可見中國人稱新加坡爲「額斯」，比「息力」是更早了。

至於華人來到新加坡的年代時日，據「海國公餘雜著」卷一的「推廣瀛環志略」中所記載，較其他所估計更以爲早：

「綜南洋蠶測云，是地有華人墳墓碑，具載梁宋年號，是華人之居此地者，六朝時已有之，由來已久不自今始也。」

早年我們華僑在海外，和在星洲的辛苦經營，黃遵憲氏在他的長詩「番客篇」曾作詳盡的伸訴。該詩中有一段如下：

「近來出洋衆，更如水赴壑。南洋數十島，到處便插脚。他人殖民地，日見版圖闢，華民三百萬，反爲叢獸窟。螟蛉不撫子，犬羊且無羈，此間歐美日，將黃種虐。向來寄生民，注籍今各各。周官說保富，番地應設學。誰能招島民，回來就城郭！群攜妻子歸，共唱太平樂。」

清末仙根水部游歷南洋，曾著海國咏事詩一卷，中有咏「叻叻」者多首，其詩多屬素描的意味，不如黃遵憲氏的詩，來得蓄意深長，而富言志的內容。茲錄仙根咏詩數首，聊作參考：

（一）帆船林立畫中收，直駛輪船泊馬頭，一角礮台起山麓，地當要處駐渠酋。

（註：叻叻，南洋第一埔頭，英有大酋駐紮，總理三埠貿易之事）

（二）航海人來託一塵，華民八萬勝從前，別開衙署同敷治，庇覆咸稱領事賢。

（註：光緒十五年，始設領事官）

（三）男爵膺封錫寶星，多金擇地築園亭，瓊軒好客頻開宴，指示珍禽目未經。

（註：胡瓊軒先經商此地，擇地闢一名園，園中所蓄珍禽異獸多目所未經親也。）

（四）火船停泊海天東，買客拋錢擲水中，沒水撈錢還出水，成群不少小兒童。

（註：此地小兒善泗水，估客以錢擲海中，則群躍沒水，少頃握錢出。）

（五）消耗金錢女校書，三層樓上合同居，平康十里繁華地，勝過臨淄七百閭。

（註：此地流妓最盛，甲於他埠）

（六）招邀文士喜評衡，性嗜藏書起萃英，開早更捐金十萬，救時還欲濟蒼生。

（註：商人陳金鐘於此開起家積資數百萬，慷慨好施，創築萃英書院一所，開早，捐金十萬賑之。）

# 星洲的舊名 · 舊詩 · 舊事

· 洛楓 ·

# 守信約的人

金槐

編者按：本劇為根據美國短篇小說家奧·亨利的短篇小說「二十年後」所改編。前新加坡某雜誌已曾發表以此改編之劇，定名即為「二十年後」。不過，金槐君的「守信約的人」寫得更近於此時此地的風俗人情，而且適於上演，故特此聲明，並向讀友推薦。

時間：一個沒有月亮的晚上，八點多鐘。

地點：某鄉鎮。

人物：汪中財（又名王金福）卅一二歲。

警察廿七八歲。

朋友三十左右。

景：（這是從火車站通往鎮區的一條僻靜的小道，中間有一柱路燈，後面本來是一片荒草地，因為夜了，黑黝黝的看不清什麼。右面是通往市區，台左是火車站的來路。

幕開時：路燈發出慘綠色的燈光，剛好聽到火車開走的聲音。汪中財提了個旅行袋從左緩緩的上場，走到路燈下，他默默地看了四週一眼，好像回憶什麼似的，隨之歛了口氣，把旅行袋

放下，看了看手錶，走向右向前望望，再回轉到路燈旁。

財：（歎惜地）唉！離開這兒已經十年了，好快啊！這裏還是從前的老樣子，不知道他……現在怎樣？（再看一下錶，從衣袋裏拿出香烟點上。這時有腳步聲從台右傳來，他警惕地走向右面望望，因光線太弱看不清。等來人出現，他才發覺是個警察，中財微微吃了一驚，很快地轉身走回路燈旁，身體依在燈柱上。警察上，見他行動可疑，想了想；又看一手錶，正好停了，於是……）  
警：（上前問財）先生，請問現在幾點了？  
財：（頭低下，看錶，淡淡地）正好八點半。

警：謝謝你（對好錶。自語地。）還有半個鐘頭，（對財上下打量了一會。）先生，您是剛搭那班八點十分火車到的吧？

財：是的。  
警：先生怎不到鄉鎮內？却待在這僻靜的地方？

財：我在這等個朋友。  
警：在這等朋友？……先生您不是本地人？

財：不是；您怎麼知道？  
警：我說末，我看出先生就不是本地人，在這個小地方，所有的居民，我幾乎每個都認識。

財：（引起他的心事）其實我也不算是外省人，我從小在這兒長大。

警：哦！您從小在這兒長大的，怎麼我一向沒見過你？

財：我離開這已十年了。  
警：十年！您這次是頭一次回來嗎？

財：是的。  
警：先生，您這次發了大財回來，想在這住下吧？某實還是大都市好，小地方樣樣都不方便，要是我……

財：（打斷他的話）不，我等一個朋友，見着他我就走。

警：噢！先生怎麼不到區鎮裏找他呢？

財：我們約好在這會面。  
警：（向財注目看）您一向跟你的朋友通信吧？

財：（避開他的眼光）沒有。  
警：那您怎約定呢？他又怎麼知道您在這裏等他？

財：這是在十年前約定的。  
警：（驚奇）在十年前約定？……先生您不可以告訴你們以往的事給我知呢？

財：（爲了早點打發他走只好簡明的說）這是我們在十年前的今天的晚上；同樣這個時候，我跟我的朋友在此地分手，我們約定十年後假如還活着的話，無論離開多遠我們都得趕回來會面。我倆彼此發誓遵守這個信約。

警：這樣說來，您是爲了信約而趕回來的？

財：（感動地）先生真是一位守信約的人，令人欽佩，那麼您的那位朋友會不會像您一樣地守信呢？

警：（感動地）先生真是一位守信約的人，令人欽佩，那麼您的那位朋友會不會像您一樣地守信呢？

警：（感動地）先生真是一位守信約的人，令人欽佩，那麼您的那位朋友會不會像您一樣地守信呢？

警：（感動地）先生真是一位守信約的人，令人欽佩，那麼您的那位朋友會不會像您一樣地守信呢？

警：（感動地）先生真是一位守信約的人，令人欽佩，那麼您的那位朋友會不會像您一樣地守信呢？

警：（感動地）先生真是一位守信約的人，令人欽佩，那麼您的那位朋友會不會像您一樣地守信呢？

警：（感動地）先生真是一位守信約的人，令人欽佩，那麼您的那位朋友會不會像您一樣地守信呢？

警：（感動地）先生真是一位守信約的人，令人欽佩，那麼您的那位朋友會不會像您一樣地守信呢？

警：（感動地）先生真是一位守信約的人，令人欽佩，那麼您的那位朋友會不會像您一樣地守信呢？

警：（感動地）先生真是一位守信約的人，令人欽佩，那麼您的那位朋友會不會像您一樣地守信呢？



財：（肯定地）會的，我相信會的。

警：假如他沒有發生意外的話。

警：您就那麼肯定？

財：我們從小就是好朋友，要好得像一對親兄弟一樣。我們雖然分手這麼久，如果他活着，他一定趕來應約的。

警：恕我說句失禮的話，如果你的朋友發生意外，不能來應約，那您要等到甚麼時候呢？

財：我們是有約定時間的，不管誰先到，都要等到九點，倘若超過九點還不到的話，那不不到的人，已是不幸的死亡了。

警：（看了一下錶。）先生快九點了。

財：如果再過三十分鐘他還不來，我只好搭九點三刻那班火車離開。（雙方靜下來。）

警：（經過感情和理智衝突……最後……）噢，真對不起，我打攪你好一會，我已到了下班的時候，我祝你如願地會見你的朋友。先生晚安！（深深地看了財一眼，難過地，由右下

○。）

財：晚安！（見警走後吐了口氣，輕輕罵句討厭。）怎麼還不來呢？難道他真地……哦，不會吧？（焦急地走來走去。這時朋友悄悄地登場。）

友：（呼）中財兄，中財兄！

財：（吃驚）你……

友：我是亞良啊！你怎麼不認識我了？

財：你是亞良？（仔細辨認。）我認不出來了，你比以前大得多

○。（熱切地握手。）

友：你久等了！真對不起，因為家裏有點事，所以來遲了。

財：不要緊。亞良弟，這十年你一直住在此地？

友：是的。您呢？這些年過得很好吧？

財：（嘆氣）別提了，你還記得那年我們分手的情形嗎？

友：記得。

財：（回憶地）那時候我一直拉着我的手，叫我別離開你，我對你說，我不能老默在這沒出息的地方，我不能像你一樣過一輩子無聲無嗅的生活，我要到大都市去發展我的事業和我的理想。我要做一個超人，我要做個名聞社會的人，我還跟你約定十年後，無論成功或者失敗，都得趕回來敘一敘我們十年的境遇。

友：那你是成功回來了？

財：成功……（冷笑地）我現在已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亡命之徒！

友：哦？你能不能把這些年的事告訴我呢？

財：我這次回來，一是爲了我們的信約，二來是爲了要把這些年來我所遭遇的不幸，坦白告訴你。將來如果我真的發生什麼不幸的話，也有一個能瞭解我的人。

友：到底是怎麼回事？

財：記得那年和你分手，我到了大城市，起先我抱着滿腔希望和熱情，總以爲只要一個人吃得

起苦，有所計劃，一定會有前途的。誰知道到了我所夢想的天堂，唉，其實比地獄更可怕，找一份職業是多麼困難，失業的人又那麼多。後來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小職員的工作，可是做了不久就爲了受了不景氣的影響而失業了。（停了停）我失業了半年多，逼得我走投無路，我本想回來，但是想起我會對你說過的一番話，我又失去了回來的勇氣。後來我認識了一個黑社會的朋友，他勸我加入他們一夥，做些走私的生意。起先我並不想做埋沒良心的事，可是他對我說，這個社會就有不少有錢的僑領啦，慈善家啦，那個不是做這個起家的？等你發了財，誰還敢說你埋沒天良呢？所謂「有錢能使鬼推磨」，再說，如果專靠做正當職業，一輩子也別想出頭。我想他這番話也不算沒有道理，後來我就……

友：（接他的話，）後來你就答應了？

財：（點頭）是的，可是我入夥不久，就失風被捕了，一抓進去就監禁三年。三年不見天日的日子使我醒悟過來，我覺得我必須從新做個好人。三年期滿出獄了，我抱定從頭再幹起的決心，我到處找工作，可是（悲憤）當人家知道我是坐過牢犯過罪的人，都不敢領教我，就是說犯過法的人永遠是個罪人，沒有洗清自己的一天，我

的前途等於間接被宣佈了死刑，我還有什麼希望？還有什麼未來？我雖然還活在社會上，可是我是個被社會摒棄於外的人，憤恨的火在我胸中燃燒，我恨一切的人，我要報復，我又重回我的舊路，再幹起那不法的勾當，這次我更無所不爲，殺人、放火、搶劫我都做了不久，因爲抓我的風聲很緊，只好跑到別的城市去，改名換姓，定居下來。那時我已經積了點錢，後來又娶了個女人，打算安穩地過他一生……

友：那您……後來你又……

財：（悲痛）命運太會捉弄我。後來，有一個過去和我們一夥做走私的兄弟，找到我，求我收留他一個時候。因爲他在大夥之中是個不守信義的人，被兄弟們趕了出來，他在社會上又是個不法之徒，除了我還有誰容得下他呢？我感情用事的把他收留下來，但是……（痛恨）這狼心狗肺的東西，他竟勾引我的女人，席捲了我的錢財而逃。非但這樣，他爲了斬草除根還把我過去所作所爲，我的真相報告警局，我就被警局拘留起來，不久就把我驅逐出境。（緩緩氣）我痛恨極了，我本來可以從此做個好人，但一切都讓他毀了，我立誓報此大仇，我從拘留所逃了出來，找到那對狗男女，我就一刀一個把他們殺了，從此我成了

個亡命之徒！

友：哦……你就是被政府通緝的殺人逃犯王金福？

財：是的，那是我的別名。

友：那你殺了人之後，為什麼自首呢？

財：我不願回到那地獄似的牢獄裏，我更不願失去自由，甚至我的生命！

友：那你為什麼，又在三個月前，將一位財主的兒子綁票，爲了過限期，你把肉票撕了。

財：誰叫他愛錢比兒子性命更重要？噢？你怎會知道的？

友：我是從報上看來的。當時真沒想到是你。

財：沒想到吧？（苦笑）連我自己也沒想到，從前是個抱負很大的人，現在却是個罪犯！

友：那麼你現在打算怎樣呢？

財：我現在沒有什麼打算，逃過一天算一天。

友：你是想躲避到這兒來嗎？

財：不！我不過爲了信約才到這裏來，我已經買好九點三刻的火車票（看錶）呀！時候快到了，我要走了，亞良（熱切的抓住友手）告訴我你這些年來還好嗎？

友：（含意地）亞良，很好；他娶了個很能幹的太太，並且有了兩個孩子呢。

財：那你比我幸福多了，好吧，亞良，我們後會有期，我走了！

友：（奇特地）不！你不能走。

財：（誤解對方挽留他）不，我不能連累你。

友：（冷冷地）你走不了。（拉住財）

財：（對方突然的態度使他驚奇。）什麼？……（發現）你？……見鬼！（推開友）你是誰？

友：（故意地）我是你的好朋友亞良啊！

財：胡說，你不是亞良，我想起來了，亞良左面頭上有一個疤，是我當年不小心撞傷他的，你却沒有，你……你到底是誰？

友：（冷笑）我？（忽轉威嚴地）哼！我是這兒的警長，特來拘捕你。

財：（驚恐）甚麼？……你……（想逃）

友：慢！逃是沒用的，你已經被包圍了（財想拔槍拒捕）金福！拿槍也是沒用的，這兒四週圍已密佈着警探，現在至少有幾根槍對着你，（諷刺）難道你想嚐嚐槍子兒的味道嗎？你的槍還是我替你拿出來吧！（很快地繳了財的槍。）

財：（恐懼）你……你怎會來的？亞良呢？

友：（嚴厲地）金福，你的胆子真太大了，居然在政府明令通緝下，你竟敢到處活動！你太膽不起我們，這次多虧亞良，所以才很輕易地把你抓到。

財：亞良……他？

友：他剛才還和你談過話。

財：和我談過話？

友：是的，就是剛才問你幾點鐘的那個警察！

財：（奇）是他？……他就是亞良

友：原來他出賣我。

財：哼！出賣？像你這種罪大惡極的人，是誰都應送你到牢獄裏的。亞良非但是個良好的公民，也是個很守職責的警員，他剛才見你在此，覺得行動可疑，故意跟你諮詢，他認出你就是逃犯王金福，但他又發現你竟是他十年前的好友汪中財。

他當時本想即刻把你抓起來，可是你却是他的好朋友，又是爲了信約而來的，他又不忍親自拘捕你，因此他馬上趕回警局將你的事告訴我，我便裝扮亞良來會你，（諷刺）誰知道你這個笨蛋，一點都瞧不出，還把你所作所爲毫不隱瞞的招了出來，這回該你的末日到了。（譏笑）哈哈。

財：那……（氣）你這個……你爲甚麼不馬上把我抓起來？

友：我想叫你把你所作的事自願說出來，總比我們問你口供時真實多了，也省去我不少麻煩，是嗎？（從口袋拿出手錶，忽然想起，從衣袋拿出字條）噢！我差點忘了，這是亞良托我交給你的。

財：（把信條接過遲疑地，唸。）「中財兄：我們十年離別又相逢，你現在是一個名聞社會的殺人犯，我是個默默無名的一名警察。造化太會捉弄人了。從前一對好朋友，現在却站在對立的方向。十年的時光，把人都給變了，你已經不是從前的你；記得從前的你，是一個

有正義，有志向，有抱負的青年，可是現在的……我不忍心再重複那句話，因爲我的心會痛。我非常感激你還未把我忘掉，這點我將永遠牢記在心。好了，原諒我不再會見你！你的好友亞良字，即日。」

友：（悔恨地）我錯了，我錯了！我不該不聽你的勸告，到城市裏去。城市有繁榮美麗的外表，裏面却藏着殺人不見血的利器。（省悔）不！不是我願意做壞人的，不是我願意殺人的！環境逼我……

友：（冷淡地）好了，朋友，冷靜點吧！呱呱叫又有什麼用呢？不做已經做了，（諷刺）；從明天起各大小報都用頭條新聞刊登你的大名：「殺人大盜王金福落網。」你不更是名聞社會了嗎？也許我還佔了你的光彩呢！

友：（這時火車到聲。）

友：（得意）你不是要搭九點三刻的火車嗎？正好車到了，讓我們護送你，總比你單獨回去的熱鬧，旅途有伴就不會太寂寞了。（把手錶扣在財手。）走吧！（財垂頭喪氣墮下。）

（落幕）

小啓

本刊廿七期十二頁「文藝語錄」一文作者陳世能三字下漏一「輯」字，特此更正。

蕉風編委會





# 我的博士論文

金然

我是大都會裏一個衣料公司的店員，天天呼吸着熱空氣，飲着消過毒的自來水長大的。我的工作時間是上午八點到下午六點。在生意清淡的時候，我站在玻璃櫃檯裏面看書，或者坐在凳上我瞌睡。但是，太太和小姐們常常會忽然地蜂湧而至，例如在星期六的下午，或者老板用紅紙條掛出「大減價」的時候，我們便會忙得不可開交。

做我們這一行的雖然不一定要長得英俊，至少也要有三分俏皮與四分伶俐；因為太太和小姐們是天性愛俏的，見到吳頭儂腦的人，便禁不着膩煩，連帶着對料子也會嘔起氣來。所以我既然忝為衣料公司的店員之一，當然生得並不難看，而且我也注意我的儀表。

我之打扮，並非為我自己漂亮，實實在在是為營業打算。我的皮鞋是擦得纖塵不染的，我的西服褲永遠平直無皺，因為我每天晚上，總小心地把它壓在床墊底下，第二天拿出來，便和才從洗衣店取回來的一樣。我每天換一件襯衫——這是最浪費的，但又不得不如此——領子是特別漿過的。我的頭髮梳得光亮波折，在前額處，我總經意地使它打兩個輕快的小髻。

每天早晨，當我來到公司，我向經理微微鞠躬，並施展出我做生意多年的微笑，向他輕輕的眨一眨眼。我看見經理咧開肥厚的嘴唇，蠢氣地吡一吡牙，我便知道今年年底快到了——他沒有理由請我吃無情筵。我站在櫃檯裏，為了防止打呵欠，便時時拿出絨布來，把光潔照人的玻璃面一而再

、再而三的擦一擦，看看還有沒有一粒微塵被我疏忽了。有時我的精神會被街上偶然所發生的趣事所吸引，或者我會陷入沉思，想到我欠小王的一筆款項，如何設法清還，或會因為弟弟昨晚不留意在我的僅有的另一條西服褲上灑了一滴藍墨水而懊惱。但我的面部總帶着習慣的微笑，和輕鬆安閒的神緻，絕不讓人察覺我有營業性以外的情感。

誰如果能够把我們這一行工作做上三個月，少不了會磨鍊出一副國務大臣的耐性，並且够資格做一個最溫存體貼的標準丈夫。因為我們的顧客大多是女性，在我們的面前，多麼含蓄、嫻靜、溫文且爾雅的太太或小姐，都會展露她們無隱蔽的天性無遺。她們的精明、纖巧、貪心、吝嗇、狡奸、小心眼，都逃不脫我們訓練得如警犬的鼻子一般銳利的眼睛。尙未或正在戀愛的先生們，倘要深入了解女性心理之神秘及變幻，請來此見習三個月，保證戀愛成功。

如果一位裝束得入時的太太或小姐進到我們的店來，除非當時我們店裏只有陳貨，而無一件看得上眼的當時應節的料子，我可以斷定，我至少要陪她半個小時以上；往往她們會檢出幾十種料子，問價、批評、拿在身上比試，直弄得我唇乾舌燥，頭昏腦脹，然後她們會把所有的料子放在一邊，故意撇一撇嘴，在公司裏環視一周，臉上掛出一副「你們店裏的玩意簡直沒有一件我看得上眼」的神情，昂然瀟灑的走出店外。如果是那樣，我做店員的榮譽便要全盤掃地，老板會時時瞪着眼盯着我，連夥計們說話也會帶

着哼哼的鼻音了。但是，我也不是好惹的，我是不會讓她們進得店來，空手出去的。我也有一套以毒攻毒，克敵制勝的妙計。

我的計謀當然不止一條，而是如狐狸的計謀一般的變化多端，而且是因人因時，根據實際情況而行的。

例如，門口進來的，是一位態度沉默冷靜，行動遲緩，臉上有一種不屑與傲然的霜色，我便知道這是女子中冷感很重的一型，對付這樣的女子，必需熱攻。我便立刻走向前去，帶笑地迎迓，喋喋不休地宣傳本店的料子如何新式、名貴、大方；正如一個情人，對付這樣的女子，必需忍着極大的委屈，獻出極大的殷勤，才能擊破她們的冷感，挑逗出她們潛伏着的而且非常危險的熱情一般。她們雖然裝着一種道貌岸然的姿態，彷彿說，你這一套別對我來，其實她們的心底裏，潛意識中非常受用這種殷勤的功夫，在不知不覺中她便會屈服在你的笑語之中。最後，她會乖乖的挾着衣料出去，心中有一種施恩於人的情緒。對這種女子你如果採取淡然的態度，那便是倒行逆施，鼓勵她從你的手中逃脫了。

但是，如果進來的是一位步態輕盈，故弄姿首，急急然以貪婪的眼光搜索櫥櫃的太太或小姐，則此人一定是位性情熱的女子，那麼，我便以緩待急，用懶洋洋的派頭對付她，先殺殺她的火氣，使她冷靜下來。否則，她東挑西選，起初雖熱情洋溢，看到這也覺得滿意，那也覺得稱心，弄到最後，倒會莫衷一是，左右為難，也許索性什麼也不



買的掉頭而去。對付她，我是帶着愛睬不睬的神氣，任他自己挑選，待她選看了十幾樣，議論也發足之後，那時我已摸透了她的心理，深懂了她的愛憎，也知道她已疲於挑選，我便把我保留下來的，一件未讓她看過的，料質與花色均優的衣料拿出來，並大大的吹噓一番。她受了我的障眼法的催眠之後，必然心肯首肯的認為我的品識果然是具有專家的眼光，比她以前所看過的要勝過百倍。於是她便接受了我的意見，揀了衣料而去。

但是，策略與攻心戰術決不能呆板的運用，必須因人因時而制宜。例如，有些女性生性猶豫，需要人家代她選擇，另一些却生性狐疑與高傲，人家的意見明明很好，她內心亦無法否認，但她却偏偏要固執己見，必得獨出心裁，壓倒別人，方以為榮。如果來店購買衣料的女子，對我的衷誠的意見，處處嗤之以鼻，或投以輕蔑之微笑，我便知道我所遇見的是這種人了。我知道她心裏在說：

「哼，你一個小店員懂得什麼！」那麼我立刻改變戰術。在前一段拖延戰中，我經過慎密的察言觀色，已經從她眼目所流露的消息中探到她的熱情之所鍾，於是我便把她私下愛慕的一件料子，故意置之不理，表示不屑一提，甚至批評得一無是處。當然，她心裏在說：「哼，你認為不好的，我偏認為好。」她便賭氣地把那件料子買下來了，並且把錢狠狠地丟在我的面前，以顯示她的輕蔑，自以為做了一件平生最痛快的事。那知道，她却中了我的上上計呢！

我們知道，一切人的行為都受他的經濟情況所約束所限制。但人還有一個最大的敵人，便是他的意識。他是隨時隨地都是自己的意識的奴隸。這是我從生意做學徒以來，從商場經濟學以及顧客心理學鑽研出來的一點心得。

例如一個裝扮潤綽，全身披戴得珠光寶

氣的太太或小姐，她必然是皮包豐饒，深為自滿的一個大菜頭。那麼，我便專選昂貴的衣料給她看。她或者會偶然從平價衣料中看到一件花色光艷的料子，想叫我拿出來給她看看；我便馬上回說：「那是便宜料子哪！」這一句話立刻便把她非分的意圖擋了回去。同時，這句話無形中便包含了，「您小姐那裏屑用便宜料子，這種高尚貨才配得上您的高貴身份呀！」於是她的虛榮心大為滿足，全身都感到舒適暢快。她心裏想，「別看這位小店員，倒是眼中知人，我今天倒要照顧他一樁生意。」

如果進來的太太小姐，也是裝扮入時，滿身珠玉的，但是從耳環到戒指却都是贗品，金查律的假充貨。那麼我便知道她的虛榮心雖不亞於前者，其實是外強中乾，心有餘而力不足的角色。對付這樣的女子，我便拿出價錢便宜的料子給她看，等她不滿意，而想看看貴料子時，我便說：「小姐，那些料子的價錢都很貴呢！」但是我說的時候，一定是輕描淡寫，語出無心的樣子。接着便趕快把較名貴的料子拿出來；她縱或想表示憤慨而逃，一時也無從藉口了。這時，她的內心起了爭鬥，一面是憤怒，想頂回我幾句，或者乾脆一走了事；一面又覺得如果就此而去，倒真的應了我的話，要被我看低了。她心裏想：「混蛋！你以為我買不起嗎？我偏買一件讓你瞧瞧！」這時，我又緊迫不放，趁熱打鐵，我指着另外的櫥窗，再來一手遺將不如激將之法。我說：「那些比這幾件還要名貴一些，大概你是不要看的吧？」「不看？怎麼你真是瞧不起人，給我拿出來！」於是，我滿臉含笑地把最昂貴的料子取出來，呈現在她的面前。這時，她的手雖然不停的摸着柔滑清潤的衣料，心中却正為皮包擔憂和心疼。但最後地還是滿臉通紅的付了鈔。

如果進來的太太小姐，是那種裝束有泥巴氣，行動拘謹的「時代落伍者」，例如慈善會的幹事、家庭葷裝店的小姐、鄉村來的小學教師等等。我雖知道來者不會照顧什麼大生意，但表面上也決不逞絲毫輕視之意。對付這樣的人物，我便拿便宜貨和色調黯淡的料子給她們看。我說：這種料子既大方又雅觀，既經濟又實惠，其他那種貴料子只不過是廣告做得好，買照牌而已，其實貨色往往並不見得比得上這種經濟料子，只有對生客我們才拿那種料子兜售，對老主顧我們怎好欺瞞。這樣，她們的潛在的虛榮心也得到了滿足，而考慮預算也可以担負這筆不算太大的開支，便歡快的照顧了我的生意。

對付那種體態豐滿，曲線惑人的女性，我的態度是裝得對她毫無興趣的樣子。我是目不斜視，言吐嚴謹，好像連看都不屑看她一眼。也許，我內心是很想鑑賞一番的，但不讓她絲毫察覺；不然她便以為征服了我，對我這樣一個小店員，更要看得一錢不值了。那麼，我在討價的戰鬥中便先佔了下風，以後只有步步瞧她的臉子了。但我偏偏還之以冷漠，表示比你更美的小姐我不知看見過多少，那麼她的滿天傲氣便從雲端掉了下來。這時，她想，我的美麗既不壓倒他，我的錢包却要對她顯一顯威風。好，那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對付那種假正經，裝得如學究似的女性，我倒要表現出無限欣賞與傾倒的樣兒。因為她們的假正經，便是平時不得人垂顧，以致迫切要求別人注意的反應。如果一旦蒙人欣賞，縱或是一個小店員也會使她們受寵若驚，神情昏迷哩。在她們津津得意流連自賞的當兒，我的生意也便可以大逞了。

此外，我量料子的手法是既利落又瀟灑，輕柔滑膩的綢緞、人造絲、尼龍，在我的手上刷刷而過抖起如海濤似的一陣綠波。在





太太小姐們目不暇給地欣賞我的行業的藝術的當兒，我已暗中施了手脚，把三碼料子量少了兩三寸。如果，當時我的顧客是在價錢上毫厘必爭，斤斤較量的女性，我便故意大方，放給她兩三寸。這樣，她以為在價錢上雖沒有佔到便宜，料子却多得了兩三寸，也算得了精神上的勝利。其實，如果拿回去認真一量，也不過才三碼而已，也許還不夠三碼呢。如果，當時我的顧客是那種多疑的女子，我便頂多放一個大拇指那樣大的一小片，表示所謂放尺碼也者，不過是行業的老規矩。這樣，她以為我們謀的只不過是蠅頭小利，所賺甚微，不然為什麼放尺碼都這般的吝嗇呢。她也便認為只有我們才是保持着「貨真價實」、「言不二價」的誠實商家，其他肯讓尺碼肯讓價錢的店，倒是常常欺騙的了。

至於對付一對男女顧客，那要看他們的關係是夫婦抑是情人。如果是一對情人，那就比較好辦。尤其是，那男的一進店便臉紅耳赤，或者眼光凌亂，是那種希望不要破費太大的毛頭小伙，那麼他的錢包便操縱在我的手中了。我只要利用激將與分化的計策，便能大斬一斧頭。不過，也有的情人是很難對付的，特別是，那男的是帶黑眼鏡，修小鬍子的一型。這種人人生性狡猾，對於女子善於施用手段，一定把他的對手玩弄於股掌之間。在這種情況之下，我所要應付的對象不是那女子，而是那小鬍子了。我一定選那種能看不能穿的料子給他，讓他去騙騙愛人的心。否則，他要是在心裏撥一下算盤子，覺得化費不值，必然大吹其牛，說本號的東西全不像樣，改天他到巴黎去替他買最華貴的衣料了。如果來者是一對夫婦，我便實行拖延戰術，搬出二三十件料子，任女的一件件看，一件件挑，我盡量用批評、介紹、閒聊、批淡各種方法把女的纏留住不放，愈

久愈妙，一個鐘頭兩個鐘頭我全不在乎，直到把那站在一旁的男的，磨得耐性一絲不剩，滿身冒水。讓他自己想一想，如果不在本店買幾件料子，再走別家，再像這樣化上一兩個鐘頭，他吃得消不？到那時候，就是女的還沒有想頭的念頭，男的也會慫恿她隨意買一兩件，算是了結一件苦差事。

總之，對於各色人等，三教九流我都能應付裕如，得心應手。我還有一種小技巧，使得主顧們都喜歡我，把我當做心腹。不論前來光顧的太太和小姐是生客或老主顧，我一上來對她們的態度雖然略有不同，但到末了我要使她們覺得我是她們多年的老友。我在吹噓中，總不忘記加一點虛偽的誠實。例如，我會故意批評某一種料子不好，拿起一件花色不錯的料子說：「囉，這件雖然和那件的價錢一樣，不過，為你作想，我勸你不要買這一件，這一件比那一件質地差。」說着，我把料子揉一揉，表示可能易於摺皺，或者把料子撐平，舉在亮處讓她看看稀疎的經緯。兩件料子其實是完全一樣，但她經我這樣一說，便以為我的話果然不錯，我是存心幫她的忙了。或者，我會說：「這件雖然比那件稍貴一點，但是為了你好，我勸你別省這一點錢。這件是新款的，那件是過時的陳年貨，你看！」「對呀！」她心裏想，「怎麼能買陳年貨。」在我說這些話時，我還故意朝經理的方向看看，使她疑心我是怕被經理聽見。這表示我對經理沒有什麼好感，（的確，我對經理是沒有好感，不過，我倒不敢瞞着他，做吃裏扒外的行為，因為我的飯碗拿在他的手裏。）經理要賺她的錢，我並沒有這個意思，我是和她站在一條線上的。這樣她便打心底裏認為我是她的知己，她便從命如也的買了我介紹的那件料子，而且下次來一定指名找我，甚至不是我來招呼她，她便拂袖而去。話說回來，她買哪一件

，我當然毫無偏袒，只要她肯買，我在經理面前的地位便穩固了，我在同夥間也能揚眉吐氣；同時，我在我的內心裏，也能證明我有值得驕傲之點。此外我又廉價的贏得了無數顧客的情感，充分享受人間的溫暖。

在她們臨走之時，我決不恭敬送行，或者擺着低微的笑臉，一再懇求她們下次再來。那是廢話，對待廢話，她們也會敷衍，「好的，好的。」其實她膩透了，而且覺得你在求着她。那末，她下次一定不來了。我會採取另一種方法，我用只對她一人說的口氣，又彷彿透露了一件不得的機密，向她說：「在十天之後，有一種本店獨家訂來的新款料子運到。」新款對見異思遷喜新厭舊的女性心理最有誘惑力，而且相隔十天，正好是一個不長不短的日子，她已修養生息，積下了另一筆可以浪費的款項了。因此，我敢斷定，十天之後一定見到她的面孔。

我實在是可以在我們這一行賤業的博士，比起歐美來的拍賣專家，我也不會輸他多少。同時，我充分自信，這一篇小小的論文可以為我贏得一個博士的頭銜。不瞞大家說，現在我是萬事順遂，又八面討好。因此，我身心非常愉快，日日春風滿面。

但是，我還是有一件很深的煩惱，是為我一生的遺憾。我雖然把女性心理的三字經讀得滾瓜爛熟，簡直可以橫流倒背，但是我戀愛數十餘次，却沒有一次成功。最令我傷心的是，我以至誠的心，在店中選了無論在那方面看來都是上乘的料子，送給她們，每次都不能贏得她們的欣賞與歡心。她們不是拿來做她們小妹的褲掛，便是給她們的老祖母做襯裙。我之不能贏得女子的芳心，大概是因為，我雖能以虛假贏得勝利，但一旦動起真起來，便要失敗了。不過我很快活，每天呼吸着新鮮的熱空氣，飲着滑過毒的自來水。







鄭應強

開建 (畫油)